



萬一樓集卷二十五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書

復朱鎮山尚書

途次得仰台光重以教愛感慰何極自違騶從放小舟兩日抵徐推窻按尊集沿河訪覽雖不能遍履畢擊而良工苦心大匠老手大略可見一言以蔽則非故舍舊而圖新勢有所不得不然正所謂不與水爭咫尺之利者不履其地不悉其故而尋常遙度放口

高談其不敗乃事者幾何哉禮嘗與相知者竊議今日之功孰與安平鎮不敢妄論而確有主持不牽羣議竟成大定則與羌零之役頗相似固雖 朝廷之有福而得人之效不淺淺也茲事已過矣自是 簡命益隆其所擔當尤有大於此者在門下雖爲餘事而後生小子拭目洗耳若夫引重過避則僻士之高致非所望於臯夔之儔也幸熟念之不才濫叨已於前月二十日到任器小受大深用愧懼而已承垂教不覺僭瀆

簡武節菴

人來得華劄且喜且懼喜千里得領至誨而語中全不發藥似有棄罪意不能不懼也前疏迂闊雖不才亦自知顧一時僻見不能自禁其傳笑都中諒已闕然而老師反爲過譽非禮負罪深重何見外至此哉慄悚平生鄙見謂諫官在知無不言利害非所當計一時當局不覺昏昧委靡旣念利害又慮人謗笑前疏不能審時度勢此中雖行道者亦以爲非意思不覺消沮夫諫官之言求其是而已矣其是也入則社

萬一樓集 卷三
稷之福不入亦不使後世爲秦無人卽置利害於度
外可也如其不是則不惟無益亦自可恥然是之一
言亦自難定如人所共以爲是則人已言之私心以
爲是而人所不然則又轉喉觸禁薄劣素無根本又
不能隨人妍媸古謂不患無位自反至此殊可笑也
辱竊門墻不知何以劑砭膏盲使得顛仆乎南禁
失火雖小事該禮具題人便謹此

簡何瑞泉

尊教切中鄙病私心亦自知顧此心有不可遏者天
下事創言之則人以爲異及以爲然則又無益古今
之所慨者良多也時下大小俱安人便謹此

復潘水簾

都下過承接引感刻無極盛德大用朝野倚重正宜
輔相 明主造福四海顧急圖養靜豈惟非桑梓後
生之望恐門下素所自待當不止此夫天下是非豈
能盡不倒置但公論自不可昧使一遭人言而卽欲
高蹈遠引此介夫淺士之所以爲高愛君憂國恢然
負世道之重者能同彼乎否也珍重珍重問禮謏薄

疎陋荷門下曲成偶爾濫叨深惟顛仆是懼所不敢
苟者惟譏刺一節日切自誓夫國家得一老成亦不
易一言輕躁於老成者何損所慮非國家之福耳

復高中玄

紀綱風俗愈趨愈下首相當軸餘惟唯唯非一日矣
彼以此事人豈不欲人以此事已從者以紀綱風俗
侃侃自負其始爲此必豫分今日復何言哉所可嘆
者世道人心耳夫臺諫希權要 旨以取富貴雖非
世所願然彼其心猶知吾以希之則是非之本心尚

在也至於爲彼籠絡而以吾所以希之者皆視爲至
當同然一詞漫延不息則世道人心其趨將何極也
可嘆可嘆所賴 朝廷有福公道之明定當有日此
心雖切而自反力薄未敢發也諸惟珍重不備

復南京內守備

附來柬

向者裝驗新茶鮮筍委官太監李敘爲因序坐先
回稟稱轉達生等查得 成祖北遷凡遇 進貢
方物等項裝船之時該內外守備叅贊并都察院
錦衣衛各委官驗裝及奏奉 欽依添設兵科無

非節財省費以杜冒濫之意今據委官所言生等俛思或本官狀過直遂貌失謙和其間不無可怪者但驗裝事干公務而坐次禮有舊規凡 朝廷一應事體皆由內以及外故坐次亦以之而定而本官亦非敢自爲相抗也謹此塵徹伏惟台鑒

承教驗裝坐次禮有舊規凡 朝廷一應事體皆由內以及外故坐次亦以之而定深爲有理但驗裝一節查照 大明會典並無內守備委官之文及查隆慶二年經兵部覆南京兵部奏奉 欽依內開行南

京內外守備并科道官自今伊始每遇 進貢船隻科道官及本部該司官公同詳驗箱必滿裝船必飽載仍聽內外守備及臣等覆驗亦無委官之文 大明會典或開載未盡若新奉 欽依則明白可據也故生等謂前執事委來李太監特爲各項 進貢錢糧干係 內府使之看守兼陪生等耳故坐次該生等奉有 欽依而執法者居上不意李太監反以爲嫌生等謂李太監非有他意特狃於習見未查事例耳不意執事亦且云云豈執事於事例亦有未及查

明者乎生等濫叨備員不過奉行 朝廷之禮法耳
若不當居上而欲肆然自大則先已棄 朝廷之禮
何能以法繩人所決不敢也但舊規相沿既久非禮
法也生等奉 朝廷之命者也李太監承執事之命
者也以執事之所命偃然居 朝廷所命之上可乎
舊爲此坐或有別說未可知或此坐乃執事之坐亦
未可知今旣奉有 欽依科道該部司驗裝者也內
外守備部堂覆驗者也縱執事至雖當居尊不當與
生等同坐一處若執事所委看守錢糧及該會驗而

執事轉以委人者則雖同坐一堂自不當在生等之
上不待言也如曰一應事體皆由內及外故坐次亦
以之而定則生職非 內府乎生職內府也可班尚
書之上乎甲字等庫官亦內府也可班各部主事及
序班等官之上乎若曰只以執事諸公與生等論內
外則生亦外也然則凡遇監局諸君生等皆當下之
矣何會收錢糧時有不然者乎會收與驗裝同一錢
糧也雖地有在內在在外之異同一公事同一公所也
於此則是於彼則非執事試察之以爲可通乎否也

蓋由內及外固事之常而內外之中官之大小事之輕重又各不同若此驗裝則 朝廷明以事體付生等且不敢讓執事之委官也非惟不敢讓執事之委官雖執事至自有 欽依不敢違也明日又將有事矣伏惟尊裁或竟自會外守備及該部堂待生等驗後覆驗或仍舊委官與生等同驗俱希查照歷年奉到 欽依施行若私船舊規則多有不當者生等正將痛釐此弊不必拘也此復

再柬南京內守備

附來柬

昨承翰教生等悉知但委官裝船始自永樂北遷之後相延至今先生所諭奉 王命之委誠然有理向後委官議在先生之次座也謹柬奉復希照

答

復張爲山

車馬去殊不能爲情一時不平冒發小疏不意 廟廊之上不以爲罪 聖主之殊恩人心之公論盛德

之素孚也而生得僭言其中藉光多矣乃辱遠使加以蕃錫是豈彼此直道相與之意哉萬萬無登拜理謹令盛使完歸盛使遠來禮當有勞今亦不敢殊有所避也百惟照諒

簡劉大川

累年劇寇一旦蕩平在昔視以爲負嵎之虎者今摧之如拉朽何頓殊哉敵無堅瑕兵無強弱在用之者得其道此固古名將之能事而紀錄持平謙虛不伐尤見居功之善所喜者不在解一方之倒懸而見

朝廷之有柱石豈惟濫素小臣鼓掌而慶內外臣民莫不生色而要荒匪茹皆默奪其魄社稷之福可勝道哉承遠教謹此布復百惟珍重不宣

啓朱鎮山尚書

春間承賜教袁吏部來又承華諭感謝何極織造連此中內織染局共三處縱不盡罷當併省歸一小疏一時荒謬以不論及此爲恨荷執事者闡揚采菲宜可回天而幾致不測雖盛德萬所不悔而致咎有原實切危懼辱不爲罪更賜教誨大臣之度量固如此

哉輿論謂時事既已如此禮等小臣當知無不言若
執事者又當量而後動蓋中外所倚望於名世者不
在於一二事此雖調停之論似亦有理也幸珍念之
近三小疏一論面奏一論理財一查絕酷例知迂誕
且傷時偶因所感不能自禁匆乏不及錄副請教倘
塵清覽幸垂教之新河在向日且議論百出今又議
新河矣人情之難與慮始如此使向者少遷其議則
今日當何如因知擔當世道決不可苟徇時論社稷
有福衡軸之任不當久滯一局也臨紙不勝馳情

簡劉肖巖

秋間賚本人去曾附小啓隨得領中秋前華教千里
雲山雖無緣朝夕然而勝絕響矣寶眷已至京未豸
威振於朝端熊兆協於閨閣聞令嶽已爲新置芝田
故敢豫此申頌也讀二大疏自是不凡禮素曠日甚
近三小疏誕且傷時倘塵清覽便間幸切劑之時事
可憂兄有其具有其會矣正所謂可以盡力之時謹
用洗耳拭目其餘唾或偶聞不才者罪累幸弗吝教
幸之幸也

復王印洲

雲泥勢隔自謂無復沐清問矣忽辱遠牋教誨惓惓無異面命時捧誦疑在夢寐中也感佩何似門下高明諒直而行之以恭慎廉靖且謙虛一念尤非尋常可及真 國家柱石此禮所心服而誠仰者非今日言之也不才貽笑自歸山中始知悔艾然已成墮甑矣何及何及 聖主洪恩敢憚遠遊但出門便有窒碍濡遲又慮有意外進退維谷良爲可笑俟春末更籌之耳時事可憂賴有公等江湖野夫自今緘口不敢漫談亦分所當然矣伉來道盛情已爲禮拜疏薄劣將何以報德哉惟有感刻而已

簡張冲泉

薄劣輕率自貽伊戚不念伯氏之言也以及於此大抵人之識見各有遠近中人之性必躓而後悟宜未足以領尊教今則知張公所以謂我而已無及矣嚴旨所由諒已悉其顛末斡旋之力聞張太老頗以自居諒亦非妄至德包容大臣常度小臣所以不敢顧忌者亦恃此耳時事可駭鄭君遭際反在禮後事

之有幸不幸固如此也萬里之行非敢憚勞歸山百
慮皆灰生涯惟鄙俗句局而已性雖慳飲但得對席
則終日不知欠申自分非上進之相也況敢云召哉
來人道盛情已爲罪人拜疏感愧無所措躬然又不
能無懼萬一以微末故爲諸從者累則禮又將何以
自存哉懸念懸念執事宏才卓識自出人表異時大
業景福俱不可量山林野人尚希振覺肯不以雲泥
金玉否也人還謹此

簡張懷洲

一別歲又新矣忽承華札喜自天錫俯念孽山已作
貽釁公私意雲端故人無復垂盼顧辱榮問遠及蓬
葦且詢來使云已爲罪人拜疏矣生死肉骨之愛言
可喻哉門下厚重詳慎而忠愛惻怛之意每存於明
達之中業祉比尋常百倍江湖野人惟側耳盛大以
得所依歸誇耀鄉閭而已夫四海九州一日同進不
記名姓者有矣得同朝夕幾人得朝夕矣相知者幾
人而遽爾霄壤其能爲情其能爲情時事又換一局
矣盡力正在公等不備

簡沈西橋

江驛承盛情矣復承教惠遠錫何垂念之深一至此
耶邱報渴欲一覽顧嘉惠蕃庶前所以謂不敢勞尊
從者正恐有此也而竟致勞煩且感且愧數日前始
得北音大抵謂閣輩欲甘心於禮者已非一日特緣
前疏以激 上怒賴閣議調停得有今日此亦福庇
所及也歸山百慮皆灰便欲終守田園但 聖主仁
恩不敢不赴而目下亦未能卽行俟出月更籌之耳
執事大才雄望迴出人表萬惟更加珍玉爲 國柱

石知己之光也倅還謹此百惟照察不備

東鄒頴泉

教愛惓惓感已不勝復辱遠使且慮及前途何垂念
之悉至此哉深謝深謝平生仰慕不意得挹和粹雖
大教未盡而飲江河者似覺滿腹所慮漏卮不能久
注耳 聖主寬仁何敢他悔但數年苟祿萬里白頭
良夜靜思不能無愧承諄誨知所輕重矣倅還聊此
諸容嗣布不宣

其二

教愛多矣兼以遠道何感如之生於陽明之學慕之
非不深聞之非不熟然而終不能穎悟豈惟舊見橫
於胸中亦爲原未嘗用力幸逢大匠正堪竊就繩墨
而率爾告別長途殊增悵快天涯困慮尚期渴致綿
力萬一少有見處不揣雲泥當求訂証但羈踪全不
自由不知更有執鞭之日否耳倅回不勝馳仰聊此
布謝

復馮南台

昨過臺下過承厚愛感仰殊切茲復承遠教嘉儀誠

所謂骨肉至愛無間遠邇感謝何可言喻六月十一
日至清浪緣小僕病意爲留六七日可愈不二三日
生忽病瘧生平時病瘧甚輕不以爲意不意日甚一
日遂延月餘兼以此地無好醫生聞鎮遠一醫官足
用力不能致蔡念所差人票至始來今瘧雖退而胸
中只覺有一種不快處兼以四肢無力且不敢行生
得失榮辱久已致之度外乍在病中不無思家之念
承教謹當佩服此衛中李指揮甚有主客禮而王經
歷非有公事終日不離生左右此皆推臺下之愛敢

萬一樓集 卷三十五
以附聞遠惠謹用登拜但私心殊覺愧赧耳力疾布
復不能多及統惟垂照是荷

復沅州俞刺史

過貴治承盛愛承嘉貺感何可言至清浪小僕病傷
寒生亦病瘡薄福未有若此者今雖託庇幸安而羸
弱尚未能行茲者遠教嘉儀何兄垂愛之厚若此耶
嘉儀俱領書金謹用奉璧非敢有他意領惠過多自
不能安也統惟照察不宣

復鄒頴泉

承遠教足感垂念禮不敢自爲能一切放下然胷中
亦覺無芥蒂至清浪小僕病傷寒爲留迎醫不意三
四日賤體亦染瘡日甚一日至今月二十邊方痊二
十五日不自揣度以爲可以長行遂至鎮遠留一日
合丸藥二十七日至偏橋殊不能堪復留此調理蓋
賤恙雖平而脾弱四肢無力非半月後恐未可行也
佳章誠爲風雅病中筆墨又廢三拙律仍具別楮統
希照察不宣

東蔡念所

萬一樓集 卷三十五
承垂念破格中又爲破格逋囚何以克當賤體已平
但脾弱不能化飲食四肢無力仰惟科舉在邇從者
入簾有日率爾遂行猛圖面謝盛情不意至偏橋不
能堪矣喜此間一寺甚清再留調理謹此先遣尊差
人回聊布謝忱承發供應銀擅用二兩卽每日供應
不能踰此數矣臨楮不勝感歎統惟照察是荷

復蔡念所

天涯良遇極欲候教奈事體有不可者南行不惟有
拂尊命而私心殊切快戀至威清復承教惠感荷何
可言也禮此行殊爲不智所爲者奉 君父之命而
已至滇倘得上司垂諒賜歸山林歌堯樂舜以仰諸
公勲猷分願足矣冬春尚期再擾貴治未知得否耳
伴還謹此百惟垂察是荷

簡章崑岡錢鶴山

自別一路淹蹇九月十三日始抵楚雄除迎謁之外
更無他事遠方小官之況未甚薄惡所不堪者思家
與帶書不多而已舟車何日至京此舉聯捷無疑但
遠人無由申賀爲歉不才罪累已極而性復疎懶淪

落所宜故自得罪以來不敢作一字至京茲因鞠春
元之便聊報平安倘遇相知者問及乞道無恙足矣
滇雲山川頗類吾浙而民居風物與北地相似惟夷
性狡猾竊發不常小官俸祿無各省之半蓋緣各省
有馬丁而此中舊因借用他處向不能復加以道途
之險遠倉場等類流落可憐者比比終非祿仕者所宜
到也春元生之故知世家粹養可與並驅中原者雲
山萬疊寒燠不常臨楮不勝仰戀

復張應泉

承命候文堂翁卽欲走赴適傳言撫院下車恐未必
果至兼以賤體小恙倦於奔走欲於出月告歸身將
隱矣焉用文之文翁旌節果到希委曲借重一言庶
免大累此非所當瀆者恃大雅斗膽百惟照察

簡張應泉

文堂翁下車愧不領命只覺不安楊照磨書來謂未
有行期初一日早走謁至會基關聞巴西發遂返違
臺又踰半月懷仰殊切但往回動勞軍民念罪人無
補地方而徒爲之累故雖至關不敢竟抵城遙望雲

山悵然仰止而已定遠邑小民淳誠堪陋劣所嫌者
庫藏不清陳定遠威令素行故皆戢伏不露今則手
足四出矣不問之業已身其任盡法不無妨碍意欲
補足庫藏則寬其招擬但恐一時不能盡足而案牘
四散茫無頭緒卽查清亦有不能盡及者付之後人
而已在楚城日承蕃錫寬然不問囊橐之盈虛來此
數日便知艱難而亦知臺下之所以推錫者非易易
也日來鄉念忽動固不可遏文發併此祈鑒外騰越
沈知州敞同年也倘遇臺下乞語以鄙劣行藏此非
所當瀆者念萬里故人不能恝耳

簡袁近沙

簡州雅愛特出常格來滇復承青視何感如之大才
久淹指日 內召矣不才淪落日夜懷鄉告休文去
已幾月不見批示企足懸望愧爲愛我者道也送陳
鶴村人回道小疏藁瀆塵臺下小疏更無別本恐一
時失落若付之梓則不惟拙謬不當災木而且有他
碍乞於便間賜擲新都公到敞堂上諸尊必有至省
者附其末從亦可也寒暑不時諸惟珍攝不備

簡陳文峯

屢辱盛情銘感無地大才實望增重一方不日超擢
足爲士類之慶不才淪落不敢他想惟病軀懷土度
日如歲不堪爲知己者道耳送陳鶴村人回知小疏
藁瀆留門下謹此布候小疏更無他藁恐一時失落
則日後雖欲省愆改過無由考據若付之梓則不惟
迂謬不當災木而且有忌諱乞勞從者覓一的便下
擲實爲感幸聞許保宇來按此省未知實否此公長
者果爾則亦地方之福也外袁近沙書一封乞轉致

諸惟照察不備

簡張應泉

告休文申各衙門幾月矣未蒙詳允昨始得按察司
一件亦未明許賤體日來愈覺不安伏乞垂察撫院
下車倘從者至省尤望留神兩衙門落職諸公意皆
易見所不可知者二三人耳特未知張慎泉作何議
處公論文之乃定良可撫掌也按院之陞諒在考察
後特不知同陞者幾人耳許保宇誠有長者風但亦
初差未審其作爲何如承見示統此餘惟珍攝

久失問候抱歉殊甚在杭聞變令人駭愕然事已至此將奈之何付之一笑而已大丈夫出則爲龍處亦爲龍必欲伊傅周召有時有命若顏閔夷由則存乎我者無往而不可也解道事縣家肯已則已之卽去亦無他虞此理勢之可必者特多此跋涉耳吁吁古人有言我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我欲使汝爲善則我亦未嘗爲惡興言及此令人哽咽忿懣然靜言思之此猶客氣也劉元城赴謫墮水幾死出謂人曰

此亦蔡京所爲耶此可謂知命樂天者矣禮自得罪以來日抱憂懼然非敢少有尤人之意也深思默念動皆自取故雖鄙劣不加少進而心氣亦覺寬平似知用功處但力不能從心耳事完過我共訂卒歲良圖彼此不無發明也舍姪去謹此

復賈春宇

恭惟門下粹養雄施表表海內借重一方其庇荷於公私上下者良不待贅問禮鄙陋荒迂自甘偃息荷朝廷寬大之恩備員轄下此平生所仰望而不可

萬一樓集 卷三十五
得者不惟戀主之心復萌而登龍之私猶切奔走執策自以爲晚奈去歲歸自雲南蒙當道雅意因假以差而禮自省多愧已於五月間乘便告休此身進退且不得自由奉誦尊教殊覺惶汗也賜來各役俱乞徹回諸惟垂宥

復陳華坡

一別不覺六七歲矣升沉聚散轉眼異態浮生如夢良可嘆息問禮本以庸迂流落天涯理之所宜如門下者蘊用乃亦長袖狹舞然盈縮之數或相乘除而干將莫邪以礪之而愈利後日作用當何如哉禮託庇叨轉幸塵車後正在懷仰而忽承雅教榮慰兼并然卽欲走侍且有未能者已略告之春翁諒可達尊聽也諸惟照察不備

復邵醴泉

一別四五春矣非不懷仰左右淪落奔走如在夢寐中疎遠故舊愧赧殊深前歲走雲南去夏得歸長途抱病入冬始克復常春間無事與小兒課舉子業舊本荒疎兼以久廢初甚齟齬月餘漸習知非所當爲

者聊以遣光景且所誤者非他人故種豆之暇不自知其不可爾近又以別事遠寄深山并此置之高閣夫士君子用世必先有根本然後所向如意弟之鄙拙兄所素知荷 朝廷殊恩幸存喘息何復他望近雖叨轉一階但僻性猶昔終亦不能久居進退殊未有定見也奈何奈何兄蘊英畜粹已非一日聞更與賢郎閉戶極慰鄙望人謂作舉業老成者不如少年此爲廢學者言之耳若有養之士識見終與年而俱進又謂忌古作畢竟不咀嚙古典則筆下終不蘊藉

近日驗之不覺贅及兄以爲何如也久闊猛圖一晤瑣事羈滯秋末冬初萬一不免他出則小兒不可無師當造門求教倘從者得暇挈賢郎旌劔一過不特山林之輝所不敢請也諸惟照察不備

簡歸子祐

昨承教愛冗俗中慢去殊抱歉缺更辱遠使兼以佳章感慰尤甚尊事三兄自有成說大約此無特行理意有俟爾清才不凡諸韻直逼晉魏二論似少過激以秦之暴卽封建亦不能永世老佛與吾孔子恐終

萬一樓集 卷三
不可同年而語蓋吾儒之粗者固不可當老佛之精
若老佛之精則吾聖賢已先得之不學聖賢而學釋
老耶更一訂之大抵俗論謂作古詩文於舉業有害
生殊不然之但妨工則不可謂無幸息肩於此而專
力於彼何如何如承教疊疊皆骨肉道義之談不敢
以泛常對也幸垂照之

復胡龍漚

撫院文到正在仰間忽辱華教感慰不勝周照事弟
未有聞爲政顧所行何如耳調歛口而咸嗜之卽易
牙未能也幸弗介意陸宗廕素行無賴差去不由敝
衙門跟隨人皆其所自募但慮其騷擾驛遞耳不虞
其至此也巳行各城嚴拏三五日後定當報達地方
不幸有此從者不無勞神懸念懸念

簡葉龍塘

盈盈一江幸車馬未發而終不堪飛越徒有翹首而
已奉贈拙作早已脫藁中有當年去國唐山斗此日
專城漢股肱之句嫌於自附也竟不敢獻承諭更占
一律殊不成章暑天長途百惟珍攝不備

萬一樓集 卷三十五
簡內守備李

久仰譽望向以不得躬候起居爲歉敬瀆象房舊地
敝衙門承管非一日矣夏間貴衙門忽割去一塊生
以微細恐傷體面向不敢聞之敝堂翁今幸執事者
當軸百務一新敢以情告此地舊屬貴衙門後戶部
討去繼敝衙門轉討各奏案俱明並不聞留剩一塊
貴衙門所以割去者爲聽細人言以河坡皆屬貴衙
門耳但昨所割三面皆邊象房一面雖濱河其兩頭
俱不屬貴衙門何獨留此彈丸此理之易見者且貴

衙門雖割去所得地租不多而於衙門體彼此不雅
若敝衙門少形之文移則雖蒙見還亦似爭奪上之
不正何以訓下然存此釁端倘後遇見小者恐終不
能無言而小民以加租爲怨已不待後日不乘盛德
者當軸求一明斷將何及哉爲此冒昧百惟照察
復簡內守備李

象房地承查明不惟衙門體面彼此正大而不才一
言卽煩垂察受賜多矣謹專人布謝尚容面致不旣

復葉龍塘

萬一樓集 卷三十五
十三
人來承手札足感不遺繆情梗跡尊教數言曲盡豈
鄙陋之意高明者亦同之耶榮發後弟緣兄例幾有
蕪湖之行隨得敝堂翁體念乃已冬風正嚴喜官無
多事日閉門搜敝篋夜復剪燭雖釋卷茫然情況亦
不落莫特恨不得相知如兄者一指示焉爾閱各省
試錄否談道學者何其多豈當今時事無過於此耶
學之不講聖人所憂人何可以不學而榜立門戶寶
燕抵楚視爲一二人私不識高明者以爲何如也不
盡不盡
萬一樓集卷二十五 終

萬一樓集卷二十六

書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復盛雲浦

承賜書種種可愛惟王敬所山居隨筆正是陽明邪
說孫石臺丘純山二公不知何如人而其言先得我
心之同一至於此九原可作舍二公誰執鞭哉四書
存疑大學一冊不拘文窻或令親友處有希借一覽
卽奉完連日不會懷仰殊切鄙徐二公坐冗亦不及

萬一樓集
卷三
晤附達

與許敬庵

禮聞人之賦稟雖有不齊而要亦不甚相遠故苟志於道未有不可與語者乃若禮之於執事慕之非不切求之非不力顧於執事之說終不能通解而執事亦每引之不發別去禮自忿其愚復得近日名公諸書俛首刻意務以求明執事之所默示者而卒不可得大率人之錮蔽既深則雖聖人與俱亦不能化而入禮之謂也此間論道者日盛禮自分其粗鄙不敢

徒爾唐突意來春二三月間幸大庇或得告滿將買舟造門必求所以開我頑鈍者顧人壽幾何朝難測午別後攬鏡鬚髮視舊索然改觀矣復爾優游不噬臍耶以同鄉諸公脩常儀於從者遂布其固陋夫執事之學道非一日矣節哀慎變出自素養卽在苦次中必不亂而言必無忒幸飲我一劑使得少起膏肓真所謂生死而骨肉然執事之意必謂見聖不由遠叩似非由衷而大道茫茫不可槩語禮敢更進其固陋大抵禮之病在固信朱文公過疑王文成而今之

學者又以二氏之學可以兼通則疑又愈甚夫南渡之有朱子猶春秋之有孔孟也微孔孟則堯舜之道或幾於墜微朱子則孔孟之道未必盡明而今之詆朱子者皆未明孔孟之道者也以此橫於胸中何可復語然知此爲病不爲此卽是藥而終不能以此易彼執事謂何如而可日暮途窮望心日切惟察而憐之

復許敬庵

承遠教讀數過不覺欣躍篤信文公鄙拙舊態公不以爲過而且引之使進向時千言萬語彼白此黑皆可淨洗而歸之一矣斯道何幸斯道何幸但昧劣取法文公以寡大過之萬一不敢不勉若尊教所云皆聖賢盛德功用平生夢寐不及此也愧赧無地兼通二氏以從者平日自任一時起筆非敢有疑但此等語自當引避不敏之罪無所逃矣大抵吾儒與異端不能兩存猶薰蕕之不可同器以吾儒讀佛老之書如讀操莽荀斯等傳非卽效而法之正以辨其用心之差耳所諭有孟子而後可以闢楊墨等語微覺未

融夫放伐非湯武不可若亂臣賊子則人人得而誅之公以闢楊墨佛老爲誅亂臣賊子耶爲放伐耶人縱欲不吾信其將以亂臣賊子爲是耶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原公之意重於自修以勝之此孟子反經孔子躬自厚之旨未爲不當但立言過激將使魯三家不得討陳恒則反以張亂臣賊子之勢而孤君父之黨孔孟程朱不恒有於世竊恐異端之徒得以自恣而儒道日湮矣公素以繼往開來自任不念此耶所示他書多未能悉惟謂一人之身

忽焉而佛忽焉而儒則深中時俗之病夫所謂佛者必削髮而去人倫耶蘇子瞻有言春秋之疾夷狄非真夷狄也蓋中國而流於夷狄者也公言得之矣方今五尺童子學把筆卽能詆疵佛老及其有成則陰陷於其中而不自知旣欲以易天下又諱其名此可大怪味不離乎飲食在飲食者察之而已邵慎所人去便謹此叨滿過仙鄉有日猛圖一晤且不縷縷

上趙司寇公

昨承賜燕兼以大教愧領略無地且應對粗率夜歸

感歎俱集展轉不能安枕次早拘俗套且入衙門午
後始能趨謝而執事者偶出不得請益愈用怏怏更
欲趨候不惟恐數勞闈人亦慮威嚴之下反有不得
盡其詞者敬此陳瀆嘗讀傳習錄論親民謂不當改
親作新而已不聞言明德在新民也故雖明公有爲
是言者亦漫置不聞昨承教果文成公之言始惕然
歸而思之然終不能得其意也敢不避誅責獻其昏
瞢夫明明德在於親民則脩身者當先齊家治國平
天下何以反言之而又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耶然

則物有本末亦親民爲本明德爲末耶孔孟終其身
不遇將未得爲明德耶至謂果能用力則以知行爲
二亦可爲一亦不能用力則說得知行合一亦是
無用此亦恐非王文成公之言也夫王文成所以力
辨前儒之非者謂必如此方可與進道耳使如此固
可如彼亦可則教之用力足矣肯好爲異說耶譬之
病者方服藥察其方必無效甚者且將殺人始可持
我之良劑以易之若曰惟患不服能服則此劑固可
彼劑亦可又何必嘵嘵然多其詞說以短彼長已而

逮其人之不服又爲和同兩可之說豈君子之用心乎荒鄙毫無知識但平日聞長者之言必欲反諸心而安始敢自己此山野僻士之態非所以施於廟廊公卿之間顧執事者朝廷之柱石縉紳之標準而道學之宗主也一言之出後世且以爲著龜敢以他嫌畜其終身之疑哉互鄉童子孔子曾與其進而孟子與夷之不憚反覆竟致其憊然幸弗曰是素無志者不足與言也冒瀆不勝悚汗祈仰之至

復何知州

辱來教足仞不鄙今之學者莫不以躬行自任而以知爲不足務吾見知而不能行者矣未見不知而能行者也講求物理而反諸身者與所講二病在不反諸身不在講求物理也公惡人講求物理而謂博文是約禮之功自家磨煉自家不足處久久渾融於古人言語自無障礙此固陽明新說得之禪門者若愚意則必講求物理於古人言語無所障礙方磨煉得自家渾融物理不明認人欲爲天理用力雖勤與無志者等爾自古及今病孤陋寡聞不病多聞多見病

知而不能行者非謂致知能爲力行之害故曰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不能多識前言往行而自謂能
畜德吾不之信也學與教一繼往開來卽初學之所
求公以爲有二道耶今之學者重異陽明而輕異朱
子詖淫邪遁無所不至而自以爲直接孔孟之傳害
將不小有志如公終當覺悟質疑稿小票竊附短見
發去閱畢仍乞逋來以便更味如有他見不吝再教
荷荷

其二

承教適值俗冗不及修附去役今世之士好僻喜譽
謹然同風名爲講學實則空談以執事實心實用故
敢布其腹心顧承不鄙復賜之教何幸如之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非末學所敢輕議所謂全在自家得力
等語依舊落陽明言詮古今聖賢多矣經籍備矣世
獨趨尚陽明不言博約而只言一貫不知一貫聖德
非聖學也今不務聖學而遽欲求聖德猶膏梁子弟
自詫於人曰飽食煖衣足矣農桑何爲其爲世道之
害恐非小小也孔子自居亦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

萬一林集 卷三
文行忠信而已今人開口便談玄妙作俑則自陽明始故不才嘗謂陽明先生今之荀卿非敢自絕於鄉之先達良求之而不得其說也以執事過愛忘其狂劣新春統惟加愛

其三

得通中教益悉尊意更質一二德得於已者也學所以求進於德者也道能自得則可以一貫學亦可以一貫學一事而萬事皆通耶然則聖門弟子既問仁又問爲邦既問崇德又問脩慝拙亦甚矣下學而上

達由下學可以上達爾公謂之一貫下學卽上達耶自家得力既卽爲仁由已與自得之意何不曰自得曰由已而必曰自家得力耶且自得學之所至正所謂德也由已而不由人言爲仁之功正所謂學也公又將比而同之耶濂溪得不傳之緒明道又得濂溪之傳矣朱子之學異於周程耶古者王跡旣息孔子與門弟子講明之楊墨塞路孟子詞而闢之不惟當世受其益萬世之下亦蒙其澤朱子鵝湖之辨孟子闢楊墨之意也今之學者所以知孔孟正脈此亦一

助初學之士所以茫然咎顧坐此耶今之後進不知性理通鑑爲何物況知所謂鵝湖之辨然則彼皆了然於聖學耶古稱講學以耨之謂如農之去莠以存苗故孔子告哀公以博學慎思審問明辨無非欲精其是非善惡之辨以定吾終身依據之地也今以此爲計較長短然則所謂審問明辨者又何爲乎孔子所謂意必固我以處事言爾若學必有一定之極明其善而固執之始能有得如都無可否昏然罔覺正釋氏寂滅之教誤天下蒼生者在此輩也公欲以之

易天下耶朱子之於象山不足言矣孟子之於楊墨亦固我耶方戰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又不啻今之新學孟子以一人獨明其非今之君子不以楊墨之道爲正於孟子也況今聖學大明 祖宗以孔孟正傳涵育士子家傳戶習正所謂春秋一統之時一二拘僻私相標榜自背於聖人之化者公以英明有志歸之過矣過矣公謂不才者自幼讀宋儒書不能變而不才亦謂公惟不能得宋儒意故爲異說所惑夫童而習之長而自倍其說善則爲橫渠之逃佛老不

善則爲陳相之學許行今聖賢之書具在舍曰學之而挽天下之異端納之於聖賢之域以自文其寡昧之失以是爲善變公生而衣帛食粟今能變之乎學求其是而已今人以晦翁之書奢舉業晦翁之書原非教人習舉業而已者公不察爾玩尊教三嘆已欲置之私心勃勃不能已也復此狂贅狂贅

與丘純峯

問禮浙東僻士學術寡昧叨入仕途十餘年浮沉落魄無足比數近至南京一時士大夫以講學爲尚禮

竊聞其說固不能入忽得門下者閒居雜劄令人數日不能釋手乃知天理之在人心雖邪說橫行而卒不可泯也特未審門下爲何如人恨不得親炙日用懸懸而敝鄉林三尹自貴縣至得門下起居益自喜躍夫今之士大夫鮮不爲異說所惑亦有不爲所惑者而行又不足以副之此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者以門下之明見篤行雖不獲大用於世而挺然特立大丈夫矣夫孟子所謂亞聖知言養氣焉耳今之人以詖淫邪遁之詞爲格致誠正之實不知孟子而生於

今也將何以闢之而後生小子識見未定多沒溺於
其中此在有世道之慮者挽回之而已珍重珍重敝
鄉去謹此奉候古人恥未同而言今者實近之然
而不以為赧也門下者以生為何如人懸企懸企

復程宇和

門下出專一方歲幾周矣昆明之潤若衍而洪太嶽
之峯若增而麗二百年雜夷之俗一變而為禮義不
在茲會哉遐羨遐羨春事頗有指夷吾公而波及門
下者得戴堂翁力主公論遂明此在同舍中必無肯

以此言奉告迂疎恃愛不知避諱諒所不嗔也禮落
魄如昨賴福庇堂翁政持大體諸寅丈協衷規勸政
暇非遊覽則閉戶展古帖寫倣作老書生狀方朔嗟
沉揚雄解嘲皆若多事矣鄙僻如此何藥而可萬里
邊笥便中更一發何幸何幸尊使來教惠兼沃為假
宿栖霞致稽進正脩謝并附小詩二箴諸惟珍攝不
備

復李勻溪

問禮落魄株守不敢聞名於長者之門久矣蕭然曹

舍忽辱珍翰感幸無地門下懿蘊洪施望重朝野
識不識懸仰膏澤而更爾養靜異日作用倍常又何
待贅舊仰大雅之詞恨不得執鞭左右賜來佳集不
惟可以窺尊公盛大之一斑而彙聚唐句特出新裁
其所以發末學之矇者不少矣南中曹務頗簡衙門
恪守尊公遺規尤易苟祿但不才自分多愆每早把
櫛髮落數莖已半白矣大丈夫叨起一經分毫無補
於世虛竊冠裳以返舊巖慚汗自知且不敢布之左
右也邇來動定何似不勝馳戀鴻還謹此附候統惟

台炤不宣

其二

辱教足見門下垂情公私古稱父母所愛亦愛之至
於犬馬亦然正門下之用心而此中乏才行且將大
借之開俸所不待語也生舊在雷古和老師門墻今
雖不才所記數字皆其曲成而自入仕途不知一登
其門此老且不知有生也野性如此自知慙鄙然每
觸仙鄉私心未嘗不一耿耿此非所當聞於門下者
望河思洛不自知其漫及也萬弗哂噉荷荷

與五亭家兄

子說來承示金玉之章把玩不能釋手去期出不意不及脩復罪歎何如別來幾三歲矣不惟官況蕭條而詩思亦轉枯澁每懷門邊墻闕石磴溝溪二三伯叔兄弟談玄說古寵辱都忘卽飯水嘗糲爲有餘樂區區風塵何足慕悅而戀戀若此卽言解綬又恐爲唐時老禿所笑秋冬交當決此志所恃以同老者吾兄耳前野伯父老而愈健昨賜來手書綽有精神後福未艾念吾暨大率棄官早者多得壽或山川之氣

使然吾不能以彼而易此山林之脾又津津然動矣漢書缺數已付書舖近月餘日方可得爲候間始可印也富壽回謹此問候外詩藁一幅奉覽幸批示之

簡黃北野

別去不覺一周生有薄俸客處尚難公何以堪耶近讀史及諸隱逸傳知士君子所以垂名後世者不必富貴讀太史公貨殖傳知古人所以抵掌而致饒裕者又非一道以吾丈大才寧念之耶生叨祿幾十年矣薄收不加斗石視鄉里務刀錐利可以比封君者

萬一樓集 卷三
非一矣然不能棄此而就彼顧子貢原憲後世自有
優劣也以吾丈磊磊落落豈終沒沒者歸我桑榆賣
卜教小兒以耕稼付子孫得升粟寸帛親執杵臼治
鍼紉以免饑寒優游卒歲無愧天日豈大丈夫所願
命定之也碌碌他鄉俛首干謁卽得富貴幾何幾何
生於顯者門墻豈無一二舊識不能爲吾丈一吹噓
而顧爲此不情之談視天下事勢不過如此惟吾丈
念之而已外俸銀一星聊充旅值薄薄不責之

復葉龍塘

懷念尊堂人子至情孤處一方無可與晤者飲醇兀
坐此正學問弟隨班進退苦平日不能謹言開口便
得罪人歸念自悔明日復然此不惟仕途之大忌亦
進脩之大累春來猛思痛懲不知畢竟何如也吾同
年同行者四人兄得罪於宰相象川得罪於 朝廷
參峯得罪於中官而弟兼三者有之大計恐終不免
縱幸免亦當他圖不知兄何以教我也新正欲作牛
首遊復如去秋故事卽一遊亦有分定如此拙作附
呈改教拜賜真可謂嘉惠謝謝此中無甚異聞所得

邸報不過考察事諒從者所先聞也不備

復薛方山

車駕入京幸承咳唾殊慰渴仰劉生來辱華諭又得奉誦瑤章神搖目奪真有應接不暇者韓昌黎謂柳子厚斥不久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若老師之文自爲舉子至今無一字不膾炙人口向使得居論道之列則其事業之彪炳又將何如而卒無以自見所賴是集之存後世知有薛先生者必在是矣聞脩憲章錄諒亦將就梓我國家史運昌業峻野史徒

多不無憶度私意於其間是非失實處不少一代實錄當何歸哉羨望羨望禮山野賤夫荷陶鎔偶叨一命而自取顛蹶近雖強隨人後碌碌無補良未卜稅駕之地每自一笑而已邇來道體何似劉生去謹此布候百惟照察荷荷

簡陳省齋

別來無慮六七歲矣每思龍山之遊劔江之晤如在目前禮以迂鄙自取淪落理之宜然如老丈者亦遭小蹉人耶天耶大丈夫在山林則山林重在朝廷則

萬一樓集 卷三
五
朝廷重在那縣則郡縣重而山林徒以清望朝廷未
免肘制郡縣雖不若朝廷之尊山林之間而職專民
近一念之發便及閭閻古之有志者每願爲之而不
可得兄今者得之矣龔黃卓魯曾足數耶弟素餐郎
署已爲過分但每望高風不無歆羨何日得一試鉞
刀卽傷手割雞縮袖無詞矣而要不可得長衫瘦馬
浪遊漫止徒取山靈之鄙且懼上官之嫌兄以爲進
退得有據否耶且分且笑貴治屬來南中者嘖嘖道
循良如出一口茲因孫主簿之便謹此布候臨楮不
勝馳神百惟照察不備

簡盛仲交

屢承盛情不勝珍佩通鑑續編已馳斗老介傳閱完
卽奉壁尊使諒紹致矣佳章一字一句皆出肺腑欲
書數言於簡末而弁首者不知爲誰不覺令人退舍
此豈徐天池筆耶何雄簡蒼健而得門下之蘊奧至
此也有十二章之袞則必有九旒之冕事固然矣猛
欲爲公梓兩都賦坐冗俗尚成說夢近得佳章此意
又萌而力竟未逮倘俸復職當在高舉之候彼時或

可終此鄙耳拭目秋空百惟努力

簡徐覺齋

別來轉眼三月緬仰教愛已若生前後此何當再挹
精粹耶門下信道甚篤而躬行又足以副之挺然出
於時輩但區區舊意謂學陸象山斷不若學朱晦庵
之全此亦薛文清公緒論王文成公所以負天下之
望以其有豪傑之才耳近因大教刻意鑽磨微覺舊
見之非而違遠清範終入寡陋矣奈何奈何風便謹
此百惟照察不備

啓都察院

自奉辭於九月初七日抵姚安本府城池雖小川原
平行風氣清明儘堪駐劄且關防吏書磨勘卷宗俱
比省城爲便特不得面領教誨恐愆尤日積爲可懼
爾臨元道到任銀場事務且照常咨送其再勘事宜
已備行兩道及該府州查理候到日酌議請詳大率
楚雄一府已遵台議施行雖小民無厭猶日紛紛告
減候詳允歸一自息響矣違遠台光日切仰戀百惟
垂照不勝感荷之至

簡姚鳳麓

舍親倅來得大教開緘捧讀惟恐在夢中生於去年
八月入滇天邊不知縉紳朝報爲何物惟過長沙遇
李亨庵謂台從將至自後竟不知鴻儀所漸乃萬里
握郡符雖處非兄分今之遷客非舊時遷客在當道
已視爲優處幸弗薄視之也天地四方本丈夫所有
事古之豪俊無事且遠探禹穴而高覽嶷岱況今受
一命寄兼得遊覽名勝卽陟險投荒困美亦每相低
昂蘇子瞻輩亦人傑彼其出入朝野死且不悔豈不

能高守一丘而每卑卑人後良自有見以生之薄劣
且欲追隨下風如兄大養大用公論在人不久且陟
崇履華何悔之云耶萬惟珍重珍重生駐劄姚安撮
爾一城伶仃夷漢不上百餘竈而所轄地多土酋極
邊每日升堂舉筆不三二下事完矣衙中荒涼誰可
與語者讀古文詞一二篇倦卽拋擲欠申少頃又復
開卷如是者數次月已在樓矣平日不能媚言辭飾
羔雉取悅名公欲得誤愛如兄者不可再得今日掛
冠已晚而尚爾遲回顧謂平生自負亦頗聞老丈之

萬一樓集 卷三
風不欲卽老死牖下冀萬一之微倖而人旣不我容
則歸山有日雲行水流聽其自然可爾如兄以出爲
悔則生之不歸爲兄所撫掌將非一日矣何以教之
何以教之崑岡舍親出門卽遭大蹶其蹇阨不在吾
二人下今在門下爐冶中矣幸推薄愛一大造之彼
此感激俱非淺淺緬想南都良會如雅愛時將縮地
兄振履峨嵋亦當念同袍病客第不知何時得一把
袂耳人去速謹此百惟垂照荷荷

復劉小鶴

二刻皆一時鄙見以翁通家雅愛始敢請教徒博笑
耳楊咸亨許告李副舉賊跡甚多不敢付之不理詞
內全不露其挾讐本相亦不知其舊曾在學爲翁所
黜及本官揭帖至始知兩家結讎大意揭中開楊父
子兄弟惡跡尤多卽欲付問官并理而按院行牌謂
其不當用揭詞意甚厲故且暫置之固知告官無好
百姓亦恐被告者不無自取今但以無心蒞之曲直
或當自見耳若我翁旌淑別慝如鑑如衡豈本官所
能輕重而亦豈本犯所得讎執本官舉動多躁詞色

矜誇本犯讎之有因而本官謂坐此可以自釋其罪
皆不知上官按事權衡尺度各盡物情至如高明尤
出尋常萬萬么麼之獸徒自溷於泥中耳辱教及謹
將本犯告詞抄呈餘俟賜教方敢終事不宣

簡劉小鶴

屢承翰教感慰何如生素殮而已分毫無補地方至
於門下諸彥府州奉行德意時時督課生惟樂觀盛
事而已姚守延師之意甚切但未能得師欲請之門
下特未敢爾伏惟台鑒查發五六名於該府使就中

聘禮一二實興起衰微之一端諒翁所不靳也生於
諸彥待之不敢過嚴亦不敢過縱近以編丁查理冒
濫津貼頗失寬厚之道但公平之體不得不然察諸
彥不甚怨尤亦荷門下作率之效益見其可愛卽有
雷霆良無所用也何如何如黑井之獄候明教方敢
終事一春又將過半髮齒催人碌碌無緒愧不多及

簡王印洲

徐念老來承大教足仞存念門下雅蘊長猷竟未盡
宣綸巾酒榼何往不宜生落魄如昨髮已就艾而奔

萬一樓集 卷三六 三
走天涯分毫無補東望鄉園愴然長歎宦途滋味良
可識矣顧賤性好動未能卽守田廬徒爲長者所竊
笑爾辱索奕具容當嗣致公有嘉醞幸時貯滕王閣
左生輕舟揚帆或過其下捲西山之簾挹南浦之瑞
與公對枰一暢平生嗟夫嗟夫燕磯靈谷雨花清涼
風景不殊而舊時攜手相知升沉不一且半化爲異
物不才與公所得多矣古謂人壽幾何翹首風塵無
長思哉神與筆馳勃勃難盡

簡張知縣

訪拏事聞之按院已許中止可默寢之狀詞希從容
查理夷狄皆有人心但平心順理處置得宜自當馴
服若其縱惡不悛人心旣離我能爲民父母率我子
弟縛而數之如雞犬耳尊教所云豈其然乎節去批
詞多失平和亦欲公深察事情爾都院每言土流兼
設朝廷原有深意處之不可造次此非漫語希留心
會之地方之福也不盡

復林聯峯

逝中得大教足感垂情高金宸到任公移諒已至臺

別來以尊教語該府卽翻然領悟而高酋初不知出
上人意也此雖小節非得大教事不可了便成大隙
昨得撫臺來文亦甚喜悅荷庇多矣其到任儀節入
中門謝 恩但不設公座彼此亦皆安之方暘翁不
及另啓幸一叱致尤荷

簡郭北洲

據姚安府報貴司檄謂門下者已得告其然乎其然
乎公高人也急流勇退斂龍泉之鏑而納之舊室雖
庖丁牛刃十年如新又孰若不用之尤全哉公高人

也自此虎豹長嘯鷹隼高飛人將謂我何楚雄曾蒙
見教生猶謂漫言之耳今則果然唐之老秃謂林下
何曾見一恨不令得望風采敢爾肆筆公高人也第
生幸附驥尾不期月間始送唐鑑老旣送張漸老又
復送老丈儀刑違遠自可長嘆雖升沉不同而公之
行從容合義令人仰景星之光惟恐不及公高人也
世情碌碌爭尺較寸喪其平生以圖一日之顯榮卽
志無不遂自反多慚掩護百狀惟恐人見其真態回
視老丈不猶點牙籌者之於理蠟屐耶公高人也生

晚入仕途抱負本薄而遭遇尤奇欲步大武而尚存
鼠首老丈回首俯視成蜉蝣矣旌旆何日得發翹望
華雲謹布鄙陋諸惟珍重不宣

簡盧懷莘方伯

車馬發碧雞不得執鞭殊抱歎缺滇雲在萬里外而
生以微薄流落其中所以得延旦夕者皆門下匡提
之力顧寂然不得一聽驪歌之聲亂山孤城空庭日
月翹首長歌徒興浩歎而已門下碩蘊光施彪炳中
外桂林借重量不期月 鸞書鳳詔已奕奕出五色

求外相旌旗戈戟之輝北射燕關 宮闕且增彩矣
羅樞所人便謹此布候并附嘉報及張漸老書百惟
照察荷荷

簡徐覺齋

一別不覺兩年餘矣每懷高義雅愛恨不縮地生流
落天末而老丈翱翔中原此所謂濯纓濯足皆自取
之效也夫何言近來學問何如時禁方嚴使我所
學者是固不當因時而進退萬一未必中正則天下
國家原無皆非之理王文成公以豪傑之才唱異端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之學使世之有志者相率而不知其非此堯舜所必
誅也而猶享大名於後世不知何故恃夙愛萬里風
便輒吐其鄙陋諸惟垂照不宣

啓劉九澤

將出武定熊憲副傳鼎諭以不孝偃蹇具揭當道生
死骨肉何以加此顧不孝所以偃蹇者非人也此懷
欲吐非一日矣而近於乞哀以乞哀而得容卽一日
爲三公所不能也茲者不幸離左右矣而鼎諭又及
之能無一言舊時濫側留垣以議 大閱得罪於今

太師公淺見過計良不足發識者之一笑顧太師公
亦非有大嫌於胷中也不孝被譴時 聖怒不測太
師力爲救辨 皇上御極八年於茲矣而不舉 大
閱凡得罪當路大者顯戮小者黜辱而不孝得優游
郎署晉叅名藩屢漏計網近古所無也使果有大嫌
得至於此顧庸鄙孤寒四無知己自分非仕進之器
而所以不卽引退者妄意非分謂太師公倘忘前嫌
收之藥籠則豈惟寒士之幸亦太師公一盛德事而
道路紛紛皆以不孝無知幾恬退之哲嗚呼不孝固

萬一樓集 卷三
非恬退者寧不相幾顧潦倒半生則實自取非人所
爲也入春圖歸之念始決顧以得侍左右過蒙教迪
有不忍舍者而叨冒踰分天降之割卽授以顯秩誰
將居之而又誰怨之嗚呼方今賢俊莫不周行士抱
一枝寧不思奮顧才旣早年旣逝身且多病上下無
交先慈固背尚有髦父而三年之後復能仕進耶貧
者士之常賤者道之體昔賈誼抱當世之慮不得絳
灌意以死於長沙于公異自待亦不後人陸宣公銜
之終不大用而唐介面詆文潞公反成相知彼皆賢

相也而士之所遭或異是豈人爲之哉士生於世賢
不肖在已用舍在人窮通在命出處視義自此以往
幸不卽死得襄大事更有餘年則平生所癖者讀書
談道自入仕簾門戶不改於舊而積書不下萬餘卷
足以自老矣臺下道德高於古人而施恩常於不報
推獎不孝蓋已數四竊計臺下推獎不孝所先者何
地桑梓要路莫有過於太師公者則太師之休休有
容其曲全不孝已爲過分若更望進於此者則不惟
不孝之承受無地而太師公亦將反有不堪惟邀大

惠得保首領於牖下則固所願焉而不敢請者也恃
知已狂發哀至不盡縷縷

啓帥視吾道長

滇南過承培植真不啻生死骨肉顧鄙薄不能展寸
緒卽古人以公道相勵不至若是憇也歸伏苦次方
深歎快而半月兩辱命使厚情腆惠皆出常格何
以克當禮舊以狂妄得罪當道滇南之行見幾者所
訕故雖蒙培植卒無寸進方欲圖告而過積禍延變
故內作沉痛何敢控訴然自分則已幸矣古今得罪

當路者鮮克自免以不孝之狂鄙雖在顛蹶尚得服
役臺下且保殘骸以歸而更獲在涵育中意自今以
往可無他虞第愆尤非一恐事固有不可測者終貽
知已之憂爾車馬不日渡江分宜執鞭道左顧欲學
守疚制不敢唐突嚴重對使豫啓百惟垂照

復楊貫齋

問禮罪惡深重不自隕越而延及先慈歸伏苦次抱
痛萬端不知有人間事矣不意天上故人尚能念及
溫詞腆錫光賁草莽感均存歿良非淺鮮門下純蘊

懿用借重不足出其緒餘顧承下問此誠盛德事情
昏昧素無知識而塵疚中益增俵蔽無足酬謝然高
明清修洞覽卽有短策無足裨補高深也卓吾兄潔
守宏才正宜晉用而歸志甚急不孝力挽三年屈首
非其本心今遂其高矣士類中有此真足爲頑懦者
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談仁義大都堂奧佛老而支離
程朱至於趨炎附熱則無所不至視此老有餘愧矣
不孝罪人不當論及他事奉尊教不覺喋喋死罪死
罪盈盈一江神魂飛越而學守制禁不敢跬步百惟

照察是荷

簡許學博

承顧失迂歉甚一隙鄙見欲瀆門下久矣而顧瞻左
右不敢率爾然其事頗係體面欲終默又不能也輒
肆其狂生舊備數宮墻之隙其於臺下門膳諸役待
之俱有正禮六七年來一變皆與比肩或與揖讓於
堂或與酣歌於市恬不爲怪夫府縣胥史非士人所
齒也尚不肯與隸卒伍乃今衣冠濟濟辱在門墻以
學則期爲聖賢以用則期爲公卿人所以待之與其

所以自待俱不薄矣而乃與下人比殊不可聞之隣國原其所自以當時一生頗黠賂而賓之渠爲力言於堂上入學得免束脩又一二生待之如常被譖受責此風遂不可已間有顧體面者敢怒而不敢言見衆生與羅坐則託以他詞遠避而已夫諸生門下之所造就子弟也諸役門下之所驅使臧獲也子弟在家不樂與臧獲偶而樂偶諸役其弗思亦甚矣而當事者又不得聞幸蒙門下秉禮守正率德作人大者且當移風易俗而況此小小謹用瀆聞惟照察之荷

荷

簡馬具泉

不自意得執鞭覓薰沐教愛俱出常格感何可言匆匆聞變身在武定而家人在姚進止維谷五內俱裂之時何能爲處抵舍後託庇犬馬之軀不甚狼狽得於九月初襄事苦塊殘形不復知有人間事矣而兼遭小女大變且賤內小兒俱久瘧踰二年餘至今尚未復常委頓中強起索鏡自照其不死者幾希耳寧知天上故人復能垂念遠錫教惠奉緘盥發衰疾頓

起老父弱息顏色俱開當此青黃未續厨人告匱而
忽然得此真不異自天而降但既借重攝理則百凡
虧羸皆歸從者而復以畀不孝在從者過厚不失爲
盛德而不孝惶汗內愧實無地矣時事何如老丈久
淹當有異擢風便更希惠我德音李使行速聊此布
謝百惟照察是荷

簡王松屏

滇中極承教愛感刻非筆舌能盡別後聞先母之變
奔守苦塊不復知有人間事矣門下碩德懿用鼎重

中外巖廊虛席已久沾濡四海深山枯槁望之尤切
弓旆出滇時承賜教似謂不孝有規從者意深用慚
懼夫不孝謫薄強代大匠斲下傷手而上無補於
明堂清廟罪誠有之若所云云則未爲得不孝之心
也大抵時俗以一二作者好過諛人而又欲自解每
對人曰吾以譏之夫攻人短旣以爲刺而揚人美又
以爲譏則開口觸禁其弊必至於使天下廢言而後
已門下之說亦似爲其所惑彼時此翁正在翁左右
宜翁不覺入其藩籠而不孝之罪不可逭矣李知事

行便謹此布瀆統惟垂察萬荷

萬一樓集卷二十六

終

萬一樓集卷二十七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書

簡張元洲冢宰

去冬得領至教新春又辱溫諭銘感何既大計瓦全
實出意外以禮之不才四無知己加以重劾非台右
舊日培植之歎唾尚在人心何以得此若瀆中庸鄙
之狀則惟帥御史知之而今已外補幸矣幸矣向使
江陵公卽厭人事而其黨與如故或帥御史先計事

補外下吏決所不免其他弗言萬里蠻山堪以敝履
間關其間耶京師便音謂河南南道賀御史能一一爲
不才言狀帥惟嘆惜而已愚意賀雖禮同年友素無
歡好且踪跡不至滇南何能知其中虛實必帥指悉
其中故賀得籍鼎鈞舊力而幹旋之幸之幸矣平生
鄙意謂仕途風波雖起平地必有影響疑似乃其不
根至此何能以孱弱之軀覲顏更犯不測以圖徼倖
於再二自聞劾報至今一想長途心神畏懼緬維履
崇階而振鴻業者固不必言其他敝歷一階初無蓄

難者豈惟其所負之不凡亦福緣之天就焉爾寒薄
小夫見事不早傷弓驚餌復將誰咎出遇村翁野老
彼雖口無他詞而默意其心必以貪鄙被數見薄縮
首不敢與之揖讓而揚揚桑麻林落間榮辱理亂不
入其懷彼其樂視畏途奚啻尺寸自今以後當知所
去取矣春寒不審福履何狀專人奉候并布區區百
惟照察荷荷

簡許敬庵

南都極承教愛一別音問久曠勢使之然顧懷仰之

私則無一日不在左右謂今時士大夫俱惟勢利榮
進是務求如門下之切切以古道自期而更以期人
者百無一二雖鄙固不足以拜下風而私心自有不
能已者良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不才自分廢棄久矣
爲江陵公新厭人事妄念復萌正思北馳而忽遭指
摘乃辱遠垂教惠雖書中不甚悉而使者一一能道
老丈胷中不平意生何以得此於門下哉素性寡交
滿朝野無一知己雖景慕如門下平生會遇只如平
常而門下之垂念至此然計報竟獲瓦全又非徒以

虛詞通殷勤者古所謂淡以成者非耶聞之前輩李
空同與康對山以詩文砥礪每不相下而李以宦豎
弄權被逮出之者卒賴康之力生固不敢竊比於空
同而公之友誼過對山公遠矣何以報何以報夫人
豈不自知生雖誤辱知愛而卒不能無抵忤於一二
者惟不能講學及至滇南幸與李卓吾同住一城卓
吾先至延攬羣英師模甚肅以生至而罷知其意有
不慊生所自歎者亦恐以此得罪輿論而今所指生
者首謂好名講學使僞徒出入公門向使生能拜卓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吾下風則今日所遭或可委之謗興於有道而以其
不肖之狀招尤集毀不惟不能講學而且使人以講
學爲一不美之務其得罪明教又何如也愧竦愧竦
客歲尊使來偶緣他出不及脩復邇想車馬過里矣
謹此布謝兼求鞭策統惟照察荷荷

簡劉覺吾

一別轉眼二十年矣同袍者升沉榮辱真如大夢而
生離披落魄僅存喘息皆所自取門下之純巨踐華
據要駿駸乎天門八翼矣而亦遭不意然人心之公

評衙門之品格自在指日賜環無足介尊意也生已
分偃息爲江陵公厭世感廊廟之優容復爾栖栖上
赧顏於五陵而下負慚於五噫惟與一二相知沾沾
自喜以竊附於懷戀明時之儔嗚呼亦未矣瘦馬短
衫齒髮且變卽當道者能左視如窮暮何而敢爲憐
我者道也懷仰間偶值風便謹此百惟台照爲荷

簡帥視吾

不才造累滇中指摘者百狀其意詎止擯黜而生閉
戶自訟竊自念平生孤劣且黔雲萬里誰識其中真

狀能保曾參之不殺人者惟臺下與九澤公而九澤公且江陵姻婭也肯棄其近戚以爲遠知而一時倖免竟籍鼎力嗚呼亦危矣使門下者早一月離臺九澤公可獨倚耶夫士起一經孰不欲自樹尺寸而偃蹇離披徒落人後生誠有以自取然亦足以洩褊心者之忿矣而更復甘心非臺下仁明長厚孰察而辨之曩小女橫遭非意臺下洞察其寃以生之不齒於人臺下推獎於平時而復拯之於水火然則生死骨肉奚足言耶鄙薄無足望人惟入籍以來不以一字

干人亦不徇人一字雖曲節必求當於理法此則可以自信者備員南都以三四巨公徇情同致一監生於法生不自分爲力持至觸巨公怒密令三十餘人訪生陰事不得一相知者謂生曰丈不慮後日考察耶生對之曰考察能去我官耳能去我此心乎後監生竟獲免巨公亦謝生曰今日始知公雖非由衷之辭而生由此益自信人患不爲善耳以故入滇不以寸詞片禮曲意上下卽所以事門下者他可知矣此生鄙固處亦知自悔李遷事大不當徐念吾意敝邑

萬一樓集 卷三
楊令尹其兒女親也門下指之疑生有力且熟知江陵公意故其至京獻意於王少方公特去陶方伯而代之爲謀甚遠嗚呼當其時權焰燠灼阿附者何暇他顧然生亦自分偃息後緣時事一新復萌妄念邇且感激知已圖扣階一謝赧顏攜裝至都不覺兩月有餘而首所欲披肝膽如門下者又以道里隔近叨補益感曲成南行猛欲取道臺下而人謂行路之難水又難於陸謹專人候問恃知愛不覺言之冗瑣而無次也會刑部蔣正郎道臺下所以榮轉故真可一

笑公論自在統惟珍愛爲望

簡孫侯居

感令叔知已之愛再造之力千里遠來寧不欲少展斯須顧令叔衙門旣重行義甚嚴卽同鄉公禮亦獨廢不敢舉夫士君子之相與有理有情持衡者品藻人物務昭塞以利社稷受衡者省察身心務懲勉以圖報稱一以至公而不歸於私者理也顧念親舊鄉曲感恩飲德雖不廢至公而其中自有不容已者情也以生之不才令叔所以匡提獨至者豈盡出無心

以憐才之素義推尊翁之雅愛念枌榆而忘葑菲之
下體良出至情則生雖不敢忘至公其感飲能一時
少置顧入都以來且弗言他卽從者之門不敢輕入
者良有所避也意謂叨補之後則可無他嫌矣而局
促如昨今且將南行何日得一吐鄙薄以見此心乎
夫上塵操義者之高雅下廢感德者之私衷皆所不
能而顧瞻前後輕重徒抱歎鬱夫今之藩臬榮寵一
方以不才之軀儼然居之固 朝廷廣大之恩敢忘
所自洗滌宿愆庶幾無負公私卽早晚歸伏林下所
以報知己者敢無終始從者蘊精抱利始步青雲瑣
屑何足瀆清聽爲治裝偶有所觸布此縱爲贅談且
不敢以達令叔之侍史統惟垂察不宣

簡孫月峯

問禮猥以凡庸生長荒落父兄之訓不過桑麻稼穡
之間而師友之功無出訓詁詞章之外一旦叨塵仕
籍勉企前脩非無是心而迂疎固陋種種不可人意
所自分者獨辭受小節或無他愧而滇中指摘諸醜
俱備得邸報惟攜與妻子一笑閉戶自訟以待斧鉞

而執事者竟從寬假既而納之近藩揚之大臬皆出
意外古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生於執事雖附桑梓
蓋不及傾也而生死骨肉一至於此且執事秉衡持
鑑所存而陟者必天下之名賢所擯而難者必天下
之壬小而生獨以不肖之身冒不貲之謗荆棘門墻
執事者既不顧四海之議而不才者尚赧顏服役於
賢士大夫之後夫何心哉亦思少樹尺寸上以報
朝廷下以報知己云爾嗟嗟壯不若人老復何望顧
耿耿之懷未能永訣門下世籍忠孝樹勳懋業祐社

稷而福蒼生屬之尋常德施固無所望報而潦倒如
不才亦萬分無以爲報德之地惟蹈汗長僻以爲門
下衡鑑之累則死可自誓榮轉清華中外仰慰風便
聊陳寸緒百惟照原是荷

復丘若太

一別無緣攀仰叨濫大邦密邇芝蘭而翹首雲山尚
艱脩候平生迂鄙率多類此顧遠承使教兼以腆貺
何榮如之何感如之辱論仕宦之難論足何垂念但
生何敢當也迂鄙疎庸自取淪落若近日則罪過以

彰而欲赧顏於君子之邦衰遲潦倒良可謂無據惟
以世故則浮沉出入其中亦見破亡以生之無當誤
許者幾名公而不能進之尺寸銜者幾名公而不能
竟抵之深淵豈非在我者有命耶如老年丈之蘊用
語經濟品格不可一日不在廟廊語風雅蘊藉雖在
山林巖壑亦復何損盡其在我者而已然絕世自顧
公先我鳴矣清秋遡舟洞庭諒得鼓榜少助行色以
訂彼此出處諸容嗣謝不竟

簡舒錫厓

去春幸會緬想十五六年前事如在夢中今又歲餘
矣人生踪跡升沉聚散東西南北孰主之耶叨濫仙
鄉碌碌人後無足比數景仰潭府未及脩候而顧承
教惠何垂念之深一至此哉且謝且歎張江陵一敗
塗地良足寒心但恐波及不啻一一家害家凶國而
又累及鄉里真可爲作威福者之一戒彼其欲甘心
於生已有成筭而一旦事變不惟苟全微軀而親覩
其不能出上蔡門與諸子放黃犬逐狡兔也則深爲
惻然何者生擬此公王安石耳而人以爲操卓則其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未形之惡然生則受其庇實多蹇薄一寒惟淪落不
偶所以尚存喘息苟得寸進寧無非望之懼乎老翁
生舊交也故敢談舊事而發其私衷諒不爲訝淮陽
之民受翁福澤溥且久矣何日得分沾鄰壤人去便
謹此布候百惟照察不宣

簡耿楚侗

恭惟臺下學術卓冠古人勳烈誕彌當世迂鄙小夫
雖淪落無當而仰望風度非一日矣不自意叨役大
邦自謂可以伺候門墻而跼促一城雲泥如昨今且

大命寵臨藉純碩以持國憲資弘濟以福蒼生巖廊
峻邃奉几無由固未始不爲社稷慶而私衷甚快謹
專人少布區區僭瀆今天下所可憂者士夫競談佛
老有魏晉之流風中涓默持國是近漢唐之末造
聖天子所以注意老成者豈曰偶然伏惟金玉以副
宸衷草茅冒昧不任惶悚

與王洪洲論律簡

採生造蠱二條並流並字指妻子與同居家口而言
文意甚明所不必疑獨謀叛條言妻妾子女而以後

別條獨言妻子愚意言妻則妾在其中言子則女在其中大抵律文皆前繁而後簡亦有相蒙之意若言子斷不及女則言妻者斷不及妾耶但女必未嫁者若已嫁之女亦流爲其爲本犯家女也則妻妾亦娶之別家者當付還之不必流矣惟嫁者許嫁卽是而妻妾必已成婚者此又用法之仁觀謀反大逆下俱不追坐之文自可例見強盜不得財傷人比依白晝搶奪傷人律見比附律條其不爲妥當良如所指再查搶奪律亦不言不得財不知何故比之良可發笑

例文只曰強盜殺傷人其不論得財與不得財可知愚意比依竊盜拒捕傷人律而盡臬示之例似爲協情蓋拒捕殺傷人律原不論得財與不得財而殺傷亦原不分輕重故爾高見以爲何如嘉集奉完附此百惟裁教嘉集發人意慮處甚多倘有餘冊尚俟再請不悉

簡劉九澤

生猥以凡庸叨塵吏籍滇南三載疎曠殊多過承垂青不惟不爲督過而棄短錄長每辱匡提生平知已

良謂無多別後物議正騰而門下又從中暴白遂獲
瓦全生死骨肉何以復加惟有銘感而已門下張太
岳公懿親也其積憾在生豈有不知人謂公必有所
以酬張之望者而竟無幾微已出人情萬萬乃保曾
參之不殺人者又門下也此豈淺淺乎爲丈夫者所
能當哉叨濫大邦無所指措正欲專人請教而適以
張門多事暫止茲者過岳陽翹首荆雲不勝馳戀謹
專人候問與居無涯心事且不及發其一二也統容
嗣布不宣

復曾確庵

竊惟世道之所以治平而民物熙皞如在春臺上者
豈特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已卽小小是非皆有定
論是以好惡不作而王道蕩平其次未免少有偏頗
因其偏頗而矯之又未免過直此固其勢使然而王
道之所以難能千百世不能復唐虞之治者凡以此
爾生半生落魄客歲驟遭人言幾不能免皆以江陵
公銜之此門下所知何敢自暴顧江陵公行事生所
景仰而心服以爲終不可改者此心耿耿不敢以私

心昧也彼其近小人亦未嘗不親君子用申韓未嘗不慕周召行秉直未嘗不畏公論獨於奪情進子二事犯古今大惡能免他論而今且一切反其行事窮極其罪波及善類此世情耳未必出 聖天子意也公論自有明時然待河之清人壽幾何所貴名賢巨公若時自珍視外遇如旦暮卽畏義引咎而不以動其赤烏始稱難能爾知門下艱苦百狀然此古人所有者所教二公卽致尊命知無足爲門下重輕要不 敢負平生仰慕之私爾不盡不盡

復歐茂野

濫素大方周一歲矣眼前一二知己無能執手一晤殊覺快悵門下耿正朗粹大用不究而譽望日起可謂不負生平雖苟祿而迂謏頗不合時無論當道卽堂陛前後求可以露肺腑勸德業如門下者不能一二誦夢語大作山澤豪覽之脾不覺津津動而語其時與會亦可矣顧冲庵雖在薊鎮開府旦夕間事李紹庭王白岳二公品格不同而皆能漸入佳境劉小鶴竟成大夢人生在世幾何而瑣瑣於功名喪其

平生得志一時可爲不朽否也一笑一笑屢辱使教
兼以嘉惠拜登聊此布復雲水盈盈仰戀時切不宣

答王省軒

門下蘊粹宣純登崇秉要禮雖未及拜覩門墻而側
聆四海縉紳之公議兼采三楚士民之歌詠圭璋干
莫之偉利已心醉而神慕及於邸報中讀大疏無不
公平凱賁切中事情每思何幸得一承謦欬分願爲
足而忽辱教惠不遠千里豈以禮亦有可與進者故
不以雲泥爲限而賜之接引耶感慰無極禮猥以凡

庸舊濫留垣以議 大閱得罪於張江陵過致淪落
浮沉於末路者幾二十年彼所以甘心者不一而卒
賴南北兩衙門憐察苟延至今然而分量已過四無
知己擬於目下解綬舟過龍江定期竊瞻騎從以決
平生諒門下者所不嚴拒也拜嘉并布區區百惟垂
照是望

簡劉九澤

士生斯世知己爲難而見知於是非好憎紛然之中
尤難以生之迂鄙得罪故當路其甘心數選在門下

者詎有不知而南中萍蓬卽蒙左顧在滇執役益承
青視終不以赫赫者之意少薄孤寒而及後又出之
於風波震蕩之中此豈中古以後所易得哉曩出滇
已告左右無復問人間事矣爲當路子謝世復萌妄
念且謂世有知己如門下何可不一自效以雪人言
而不意叨冒大邦鼂之技蚤之力竭於此矣冉冉懷
歸擬秋初拏舟東下密邇門墻不得一奉顏色深用
於邑謹專人代候興居外雞足荒俚聞已幸塵大筆
付之石如有副幅希賜一二統惟照察不宣

復許敬庵

自秦及楚道里不可謂不遠矣教惠遠錫開緘燦然
奉誦德音諄諄皆有欲生我而骨肉之意感何可言
門下性行淳篤高明之至直入聖域此古人中所少
者而量寬度大不以已所能者病人如生之不佞粗
鄙褊陋亦不見棄每欲啓而納之大雅此則古人中
所尤少者也生髮已種種強顏逐英達後四無知己
而分地在省城日擾擾奔走瑣屑所營且念者皆無
益身心政事之務而因循不能自振功名之念此其

不能斷截如此耶良可發笑門下抱負旣宏而時望
正重驂驅穩步康莊何但千里而已古豪傑多出秦
中育而裁之一歸於聖賢千古一時遙想風神能不
鼓舞使至適值冗俗燈下率爾諸容嗣布不宣

啓李撫臺任侍御

問禮本以迂疎謬叨職守大計罪過已彰而暫寬斧
鉞皆臺下培植所致荷 朝廷寬大之恩感臺端知
遇之厚敢不益矢初心勉圖後效顧分止此矣平生
鄙拙本無可取而自視又不肯下人所尤不能者奔

趨逢迎以表長掩短此豈用世之器智者見於未形
仁者退於未亢今事已暴著時已過亢而猶欲赧顏
玷下執事末兒童里巷竊笑之矣所耿耿者負臺下
兩年匡提曲全之力然而事有固然亦臺下所不深
罪也嗟夫曩時得罪當道雖偃蹇中外人不比數而
自負其平生以爲無愧昔遭人言知者尚見原以爲
權豪之遺孽今欲歸之誰哉而尚謂能無愧也且本
道百務叢脞平生過惡指數不及者尚多舊曾奉告
權要之親知謂歷官數十年門戶不改於舊而積書

不下萬餘卷可以自老權豪以此加憾今又五六年
叨祿又二年餘矣更復何羨故除具文外不敢飾詞
而直布其區區惟照察焉

啓李撫臺

拜捧溫諭感刻無地顧職四無知己昨所以暫免竄
戮豈廟堂真有能知職者不過荷臺下垂情下吏考
註中褒獎過分致然夫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三
至今者至且再矣能保其後哉夫人之進退固有義
命亦當循次第卽欲納冠更遲月餘亦何不可顧好

進者人之常情耽祿者士之醜行職亦一常人爾恐
數日後本心遂忘終無稅駕地憶昔偃蹇南部吏部
每議遷轉當局者不曰此子褊窄則曰此子迂闊栖
遲數年荷部以欵詞委曲得轉雲南意欲不往一二
先達謂職得罪不深試一往不得意而歸未晚也不
意至彼地雖遠而事甚簡同事者又不以爲不才遂
淹及三年當是時銜職者勢正盛同官者尚有其黨
與日伺察焉救過不暇何敢爲非而制回三年議者
大起荷朝堂察職平生偶當同事二按君皆在院又

爲暴白僉謂必其黨與希旨致然得免刑戮夫當制
回日仕進之念已絕至是感廟堂之垂察喜世道之
清明意謂或可得志遂復忘其鄙劣得備使令而不
意罪惡至此雖荷臺下裁成造就而此外更無憑藉
向指職者尚在京師來楚者多屬意焉惟不及臺下
爾況在京者卽其語未能中職之膏肓然在職則當
避其蠱毒臨行定當叩首階下一布肺肝恃垂念不
覺縷縷統惟照原

考察後謝閣下吏部啓

問禮罪累大著而過蒙垂察暫寬斧鉞得報之日慚
赧悔恨求死不得繼而感 朝廷寬大之恩門下曲
全之惠強飯振衣復圖報稱竊念職山野鄙夫斗筭
小器叨祿二十餘年無一善狀而罪過叢積有執法
所未盡指者每懷耿耿且淪落旣久仰視門墻真如
天上平生不能修一刺執一箒以通名備掃除而於
毀訾叢集之際獨察其不然此曾參所不敢望於其
母而卽墨大夫所不能必得於其君者而不才如職
乃能得之於門下豈亦管敬仲之取盜晏平仲之贖

越石父乎則彼猶道旁所橫棄若職則又處囊中不能脫穎而徒以其鈍芒刺蠱爲人所厭惡又似不可同年語夫亦門下爲國家愛惜人才寧存駑朽而不虞其敗羣則千百人中寧無如職者而獨蒙闕典此職所以痛悔其平生而感激於意外至涕泣而不自知也顧士所以用世者以才智爲運用以名節爲貞幹而指數不一才智各節俱爲蕩然覲顏就列四顧懷慚欲自分而引退則上感洪造不忍自棄欲振刷以自新則罪過以彰他美莫贖投石搏猛固已不能

出謀發慮尚負一得壯不若人老而棄父遠遊義違知止展轉於衷中夜不寐旣而思此身非職之身也且先皇帝震怒而不置之死冒暑走瘴鄉中途臥蠻店者兩月飲食不入口者七日而不死銜者當道伺察十餘年而罪累不著著而當路者逝黨與隨盡復蒙垂察不幸中常有至幸焉更復何恨而所賴以報生死骨肉之萬一而世世不朽者非偃息草莽所能故躍然復起俛首職事以待斧鉞至於守初心圖後效等語固不敢掛之齒頰卑微衰鄙之夫言之徒

萬一樓集 卷三
以增愧爾

簡邢知吾

彩鷁發三二日後得不才受詆并榮遷報事有固然
無足驚喜旋得大教祇談尊事而不及不才竊意兄
遂忘不才耶何不一言及我也至蘄會李秦老始
知老丈見教時尚未知有小弟事差以自慰然畏途
風波弟出沒其間習且熟矣兄卒有此轉以時情觀
之得無不堪耶味兄來教心事可知嗟夫出處信有
義命然安義命者惟聖賢爾卽弟雖漫言自遣能無

幾微於曾中耶二十年耿耿頗思自立尋常吏事亦
自謂不落人後而落魄至此且口恥矜能心卑銜實
見善以爲常事見不善不能容同事諸公鄙而落之
者過半兩年來所以強顏人後者俟河之清然人壽
幾何而更遭指數卽其言未必中弟之膏肓其所由
來可盡委之不在我耶任直指始以驪黃牝牡相人
其所厚者自老丈外皆弟所薄卽辱其優容知不爲
得我杜權然執法者數我甚恕恐未必非其轉移之
力此公忠誠雅茂久之始見此弟所以自愧其見事

萬一樓集 卷三
三
之晚顧今執法者兄周親也其處不才豈無一言訊
及兄有言其豈有不信者豈兄平日之愛弟皆款詞
耶弟若以此責兄則兄亦不能自解顧與兄相知在
數月之間而弟之得罪非一日之積其所以然弟能
自信兄可無疑大丈夫相知貴相知心山川萬里路
每參辰自後相逢杳然難卜神交誼契各圖不朽往
者莫遣來猶可勉趙孟所貴豈無願羨要當有輕重
於其間此亦自好者常事以弟之潦倒尚不敢多讓
英特如兄見不出此耶強飯努力務保令終漕務既
畢策馬長驅邊塞風塵偶一當之亦足以快丈夫弧
矢之志旁人色笑不足顧也舟次大江人便漫布區
區外附私記一冊乞一覽亦足以知不才落魄之自
臨簡不勝依依

啓李撫臺

本司關到捧誦溫諭感激不勝鄙劣薄夫二三年中
罪累萬狀雖遭指數而尚獲瓦全非荷大造何以得
此洗濯圖報死且不朽而臺下又有新命負弩出疆
然後安命守分不惟於事理爲宜私心亦所甚切而

真一樓集 卷三十一 十一
慚赧日深昏曠日稔既思引退自不得更側冠裳之
列以貽士類笑每入軍門背如芒刺是以負罪冒瀆
將家至黃猛思奔回扣辭乃敢長發而疾勢加劇勢
殊不能專官繳勅印謹此再懇除關本司轉呈外理
合具稟

啓張侍御

本司關到捧誦溫諭感激而繼之以泣不知鄙陋之
夫何以得此於臺下也卽欲遵奉鼎命而顧事體有
不可一言盡者竊惟二十餘年仕路除初任行人外

無一日不在危疑之中偶張江陵厭世自謂亨途在
前而橫罹多口當時所以強顏就列以指數者承張
江陵風旨可無愧也而今又歸之誰哉士君子用世
自樹表表令譽廣被措注尚疑未沛而以庸鄙之才
抱不貲之議覲顏竊祿其何能爲此所以痛悔其平
生而甘爲偃息二月中此心已決爲臺下將入境栖
遲至今而撫院適又將行本欲再候而慚鬱日深恐
一旦不測反成不美是以冒昧懇瀆方迎臺下於黃
梅也歸途每對地方諸君道一見足徵公私之福使

職得終執鞭策分可以無大過而薄命之夫機適不
偶逆命者卽有才不免況不才哉將家至黃猛欲奔
回拜辭不敢長發而賤疾日增專官繳勅印謹此再
懇除關本司轉呈外理合具稟

啓張侍御

奉到憲牌且差有專官申之嚴命知台臺之所以曲
成不才者無所不至敢不遵依顧賤疾日加良所謂
飲食言語無異於常人而恍然不樂其勢有不可藥
者況士君子立身廉恥爲先棄廉恥而苟且功名亦
台臺所不取仍艤舟齊安必待台臺疏發始敢出境
憲差官不敢先回謹差黃州衛指揮嚴宗武奉懇伏
乞俯垂不勝仰望之至

啓李撫臺

奉到按院憲牌本欲奔回奉職顧賤疾日加良所謂
飲食言語無異於常人而恍然不樂其勢有不可藥
者況士君子立身廉恥爲先棄廉恥而苟且功名亦
台臺所不取謹艤舟齊安必台臺疏發始敢出境倘
按院以擅行爲嫌亦荷台臺主持至齊安兩日度日

如年伏惟鑒念不勝仰望之至

簡張龍津孫龍洲

按君牌來知二公所以爲我謀者無所不至第中止不惟事有不可而私心亦不能回牌中詞雖溫而實峻謹泊舟待命亦體面所不可少然亦不能至四五日也伏乞善爲調停得疏中無貶詞則荷大庇矣諸容嗣布

啓李撫臺

奉到憲牌兼以憲札捧誦數四不知涕之沾巾也兩

年餘奔走臺下無一善狀而過惡彰聞下貽士類之羞上孤造就之德臺下敷歷中外門生故吏肩摩背抵詎乏英俊么麼鄙劣不麾斥之足矣而溫詞特典如家人父子然惟恐其不得所也生死骨肉豈惟近世蓋前古所少矣人非草木寧不思奮而忍復自棄方嚴命耶顧職之處心積慮非一日矣自濫仕籍除初任行人外無一日不在危疑之中徒以得罪中官及權要之故稍入亨途而罪過益彰此豈惟不敢尤人卽付命之薄不應至此不學無術動輒得咎所宜

自反而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平生不能容人之過人
豈獨能恕職兩翻彈疏傳布中外卽蒙 朝廷照原
皆未經勘明徒以舊時狂態姑從寬假知不知懷疑
藏疚視職爲何如人而尚欲頂冠束帶揚揚於士民
之上有所措注就尺寸且自負而詫於人曰此心無
愧誠強詞爾故月來居常如負芒刺所稱疾病雖若
近僞而實有不可盡言者因思家父先母止生職一
子先母之背不及親殮痛已終天今父八旬矣來日
幾何而懷慚戀祿展轉於心攢眉強笑憐誚相半殊

有不能一日安者故明知台臺旌旆將發寧不欲負
弩出境況值脩犒從舊典敢不奔走將事而自便其
私失常已甚此等作爲臺下試察之更能居官視事
否也業已就途卽奉嚴命拔來赴往人將謂何故復
敢冒昧祈懇若夫造就之高厚則行止如一子孫世
感不惟此身已也伏乞照原不勝惶懼仰望之至

啓張侍御

差官回後固以方命爲懼尤以照原爲望正在快鬱
而撫院命亦至進退維谷具啓再懇其不得已之情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頗悉不敢瑣陳伏乞一體垂鑒得於題疏中少寬斧
鉞則感荷益深極知冒昧不勝仰戀之至

萬一樓集卷二十七 終

萬一樓集卷二十八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書

復張龍津

生之去就何足動兩臺意顧老丈過愛借之以成就
不才然事勢終有不可者謂拔來赴往非體爾惟去
後恐有乘隙而陰擠之者昨已告之洲老若老丈則
量所不待囑今亦當少俟其命得命惟早教之爲望
所云中策豈謂齋俸耶連日舟中一臥甚便恐長安

道中風塵不以易此也諒諒

簡郭明龍

不才叨濫大方抱愧東歸不能少申鄙素而過蒙垂
念冒雨遠顧江干加以繁錫教誨諄諄不以失路人
貌視也感刻何可言世道當夷達人柄用正賢俊周
行之時門下抱師王佐帝之才踐玉堂金馬之奧綸
經密勿屬之分內異時沾沛汪涵濡身滿腹山林枯
槁寧無分外餘思舟出九江回視黃鶴白雲雅隔仙
凡人回謹布區區百惟照原爲荷

復孫龍洲

久仰重望一日得執鞭策自慶師保在前得以朝夕
模範而不意事有不能盡如人意者不才禮生平之
不幸每如此然奉老丈片詞皆依附名節雖庸懦鄙
吝不覺勃然古謂以友輔仁良非虛語此行雖已貽
羞士類然尚不至濡尾載溺則拯挽之力敢忘所自
初三日抵黃遇敝同年徐竹峰謂事體不可任性少
留一二日所以存兩院之體而使無他詞抵蘄又爲
李秦老及李夢池留二日兼以石尤爲妬十二日始

抵江州拜大教且領嘉惠其獎與之過存念之至皆
出分外感何可言老丈英才卓識自係世道重輕社
稷有福寧能久滯外寮使回聊布鄙悃百惟照原爲
荷

復張龍津

不才歸念已久所以濡遲者謂清時良會不忍永訣
誠有杜陵之愚爾而罪累日彰不得已鼠竄尚可
去就耶平生不解治生自此抱膝長吟尋村中學究
相倡和得一僻句自謂名言以樂餘生分願足矣尚
敢有他望而來教云云知老丈爲套語然非所以施
之道誼骨肉素相知愛之間也何如何如奉到腆儀
皆出格外遵命盡收納囊橐然未免以身爲溝壑矣
統容回舍嗣布不宣

簡海剛峯

奉違台範幾二十年矣老師忠貞粹懿居則蒼生引
領出則元老讓德茲且陟崇履要平生蘊抱盡展而
社稷生靈俱荷洪幪卽古臯契何足當也問禮謏鄙
庸懦非不景慕前哲以期不負門墻而離披末路屢

遭人言知者疑不知者笑愛禮者謂自反無愧人言不足惜而忌之者且反脣乘隙謂爲不達時宜若其罪累之所由來則識者無幾矣卽欲覩顏在位以報朝廷而義有不可以故投劾東歸小舟過石頭懷仰門墻猛欲晉謁一挹春風不惟不敢闌入都城而慚赧萬緒趨起莫進但此生已矣行將與草木同腐雲泥更遠又有不能恣然者謹專力一叩階除而因以布其區區乞於清暇賜一展覽庶足以見禮之罪累未必盡由自取而死後游魂尚思依附清標嗟夫亦妄矣方今賢俊孰不周行其不理於口者庸穢可知而尚欲嘒嘒然曰於周行中之第一流何其不自量至此況身旣隱矣焉用文之而名節爲士人根本可不白於庸衆人不可不白於有道君子也是以不避煩瑣冒昧陳瀆自惟垂鑒并祈珍玉以答 明時爲荷

復王竹陽

問禮山野鄙夫不自意得備使令門下垂情年寀忘其固陋教庇多方非不感激思奮以圖永終而罪狀

昭著卽荷 廟廊原宥暫寬斧鉞顧以不肖之身蒙
不貲之議強顏人後曰此心無愧也五尺童子腹誹
之矣因思二十年奔走皆羊腸曲徑不能自展尺寸
此後更復何望故不能少需尊駕亦意巖廊虛席已
久尊駕亦無反楚定期遂爾肆其鄙劣而上負 朝
廷生長之恩知己曲成之愛下孤父師之教慚愧百
端而差可自慰者山中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二子
雖皆犬馬一可與讀一可與耕老父猶能躡蹻登山
不甚爲知己憂耳門下德崇業懋晉登三事屬之分
內令器美才天旣生之而復奪之此其關係不在一
家外人驚聞尚爲隱咽況於父子之間顧死生貴賤
均屬於命痛之無益此在門下自當爲 社稷蒼生
割情保重山林枯槁後望殊深使來辱教惠兼念家
父文腆交燦舉家感激後晤無門臨簡不勝馳戀百
惟照原爲荷

復張龍津

奉違數月謂天上故人不復知有山林枯槁矣乃承
教惠遠頒且榮及家父雖諸公同賜實門下主持之

何敢忘大德也尊教謂生不能勘破此關誠然誠然
士君子以用世爲志得時則進失時則退得意則喜
失意則憂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聖賢皆然何獨
生也所貴於士君子者以禮進以義退守義安命而
不慚於齊人之妻妾固平生所勉強而不能者大率
賢者在榮顯則薄軒冕而以山林爲樂在幽寂則輕
巖壑而以廟廊爲榮此修士之常未足爲異惟進能
有爲退能自修斯世所難而生進旣不能有爲則退
亦何能淑已抵家數月落魄益甚差可自慰者田園

無恙老父猶能躡屐登山兒輩以下皆如常知生所
以歸之意非出得已歡然如昨雖賤內意頗不自得
而見其子婦如此不覺失笑喜而可知也長小兒尤
恐生無聊每具貲召客道生出西湖天台一遊而生
所倦者奔走且惜費不能也所嫌飽食暖衣一無事
事爲世大蠹前輩謂此日閒過可惜良非虛語而不
敢以盡告門下恐門下又以破關誚我呵呵丈豈誚
生者愛我深固以言戲我而生亦敢戲公燕說卽非
郢意爲益良多敢不自勉老丈大才也而樞機更密

異時作用必有度越前輩者何憂之有孫龍洲明爽
遇事發之急而且盡洞然知其爲君子其力贊生行
非世俗所及生感之無涯而不幸至此良可痛悼生
雖偃蹇回首視之所得多矣所附書禮返之甚當但
中必有妙論得返其禮而存其書爲惠尤多詢來使
知其樞尚未過蓬萊當走途中一哭存其生者雖畏
出而一時相與之雅似有不能已者門下榮轉不遠
使還急漫筆無次統惟照原不悉

復賈弘菴

倉卒離楚不及一奉顏色至今抱歎抵舍卽有傳門
下命者察其僞郤之命雖僞而亦可以見老公祖垂
愛之深卽姦小亦知之也何幸如之行時初意本欲
代老公祖齋捧幸龍老難之遂得脫然長往不然則
此時尚在長途衰殘之軀何能堪也過貴府會史禹
門公備得其居山之法抵寒舍試之委爲有味所不
堪者不得與天上故人聯鞵促席塊然爲天地間一
大蠹深可愧爾承遠教腆惠兼以文繡寵及家君敢
不九頓拜命之辱邇來動定何如時清道泰尚惟珍

攝以膺殊擢不宜

答黃兩高

承教雖溢愛未免過譽而推本事情何見我杜德機
如此耶不才旣以老婦搨衫而見輩復以田舍翁家
舊瓦盆見詆良可發笑昔人謂父不得而授諸子殊
非虛語然弟非好爲此無益閒中視塾課不慊人意
旣不免技癢又不欲顯言塾師之失把筆伸紙意彼
覽之將自悟而徒博其呶呶猶然且寶燕石而什襲
薄當世而思以待揚子雲於後日嗚呼亦腐甚矣辱

道及敢以一二呈覽幸賜指教毋徒曰村學究其可
以言餽如此也大賦聲金振玉左長楊兩都而直追
卜居漁父不惟善於自寬且足以風世而序中數語
尤見警策大軍在後其先鋒自破人膽此不朽之業
非爲學究者所敢品題也杜律心解素不見其書辱
諭當徧訪之不宜

復黃兩高

託庇僅能襄事比舊塋略似可觀蓋不幸中之幸承
念及感感不才多過爲鄉里兒童所侮與之較益非

長者業已有言聊呈一笑良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別
教悲哀中得學博書意其嘗生也漫答之不意其致
之當事者又寧意其有作僞如尊教而當事者使之
嘗生哉顧吾輩潛伏衡泌心苟無瑕餘似有不足惜
者故向置之不聞若門下則大度汪洋尤似可不問
也何如

答陳省齋

久知借重謂爲旦夕階梯爾不意敝郡子民有福真
得蒙被大化固知不過俄頃而風度之襲人無不歡

欣鼓舞況素辱知愛而竊欲自附於下風者哉慰甚
慰甚老公祖磊落大節經濟洪猷振古今而標日月
鬱久而申其爲社稷蒼生之福不淺榮進又何足說
生以疎蕩之才褊小之量不勝忿忿歸以荒村所幸
家君老健田園有主雖凶歲衣食可以無憂而性拙
寡交村中四顧無可道心曲繩愚昧者優游日月不
過白首作書蠹爲可咲耳從者下車不能造候而先
辱垂念感歎俱集布復間戀仰微私益爲飛動不宣

答劉少華太守

高子集 卷三 九
老公祖下車兩閱歲矣山林枯朽不能一叩階除去
冬辱駢錫茲者又辱教惠且獎借過分奉誦未終不
知汗之浹踵也追惟待罪仙鄉席不暇暖不惟貽誚
於蒼赤而素仰如門下幸接光彩不克少展斯須每
一念及恍然失措不意獲在甄陶中何者不可自致
而孑然自外於名教以門下之大雅不致睚眦出尋
常萬萬矣乃垂情破格溫腴兼至自分何以得此哉
且感且愧嗟嗟士君子濫側冠裳之末卽反初服禮
法名義豈容遽棄而偃蹇無當自同傲慢自惟進無

補於明時退當與草木同腐無以麋鹿之性結束登
場不能盡得賢豪左顧況已投放猴冠猩履際時巨
目誰無黑白復離此於人前卽垂愛如門下恐亦當
撫掌是以逡巡下流而荒村無一可與語者惟閉戶
作老書生然蠢鈍終無一得益就淪落仰視公門真
如天上而坐老公祖春臺中里門村巷雞犬不驚優
游卒歲不自知其不可也恭惟老公祖粹蘊宏猷敞
邑雖荒陋老幼無不謳歌舉足廟廊屬之分內顧陽
春之布每先幽谷然不才所以仰答盛大者終無他

高一樓集 卷三十一
技也感愧又何可言對使拜嘉聊陳鄙素惟鑒

復盛淳菴

程君來拜大教蕩然溫慰皆肺腑之談深山草莽中
得長者片詞已爲空谷足音况盛大如門下平生所
辱愛而尤仰者哉然覩簡未及詢所由蓋已隔歲海
內同袍相知有幾朝參暮商詎惟合并卽魚鴈之升
沉其能旦夕期而至哉且喜且悵門下厚積薄發遨
遊山海隱然望重東南而弟且碌碌波沉日暮思尊
已悔其晚嗟嗟 聖朝網羅賢傑惟恐不得及得之

惟恐不終其用意亦厚矣而人心不同命稟各異拔
腰鎌以刈園葵寧無拊髀之思顧自古賢達遭此者
不少良能自反無愧肉藿之味分亦不多而安享太
平視吞聲斂臂於赫赫者之前卽得尺寸能幾何哉
荒村寥落四顧無可語心曲者尊教理舟渡浙漫耶
信耶誠得門下泛舟西湖過西陵濯足鑑湖若耶以
探禹穴而弟亦褰裳於從者之末覽今弔古撫掌高
談仍送仙舟西渡且亦與程君有宿約卽踐之以盡
餘興詎不大快清秋寒暑適宜問途爲便程君去謹

布鄙陋臨楮不勝馳戀

復縣大夫

本縣夫役用條編銀雇募係一省通例未嘗不便但定夫數與工食時縣無正官委來隣司以意懸斷謂道僻只定夫七十五名卽如其數每名工食七兩二錢亦係在官人役常額而又減作六兩故應募各役往往告困且立法之意原謂以額定募夫供一年之用卽一月不用一名不減其值卽一日用至數百不爲別增而黠猾者乘縣官可欺遇上司按臨故意短

少謂夫數止此拘楓橋鋪戶輾數爲一大害故前時亦有改用里長夫者非雇募也徑免其條鞭之銀捱年輪撥每撥一年二名其弊則該房得以上下其手有力者整年不撥一名無力者差過又差不才亦嘗不避嫌疑告當事者豫照各年丁糧多寡排定冊籍輪撥而不久別弊又生且里長散在各鄉其在官聽役者不過一人而爲夫者皆在城積年雖貧寒亦多計見縣中用夫悉追責里長則應三五分者以一錢雇之不行故用里長不惟非條鞭本意亦民間所不

萬一樓集 卷三
願然該房既利於用里長則其抑勒應募者未必不
多方豈惟夫額不敷卽敷誰肯承當其勢必至於用
里長而後已以生愚見則條鞭雇募行之一省何獨
本縣不可行哉額或不足則有增之而已夫增夫數
十名工食卽至整百散在各丁糧不過毫釐視七十
五人之困苦孰輕孰重此不待較而下既顧忌上司
亦未必相信故事多阻滯若用米行則出於米行自
取張公祖一時有激而爲此原不以爲常法不待論
者也辱下問無所顧忌惟高明尊裁

答屠赤水

讀由拳集知門下之陵跨古今爲海內所推服者不
虛矣顧公旣暫爾委戢而不才復淪落無當生同疆
域而杳若古今翹首東望徒耿耿耳令姪孫來忽承
大教推獎過情而且謂有耶溪苧浣之興豈惟山川
借光企仰宿抱將得少舒而或者謂門下卑視一世
胡肯輕以一字及不才必僞簡耳生意名賢咳謦得
竊聞之卽贗亦足珍詫況令姪孫恂恂可敬此豈有
別腸者但敝地荒落館地一時難得容徐圖之耳臨

楮馳仰不任統惟照存不宣

答陳省齋年丈

從者下車不數月而懋實宏休照耀山海且弗言他
卽夏間群盜假飢民名色擾動無忌非法令得體寒
舍左右已爲萑苻之藪其能高枕至今日耶此雖從
者餘事而叨在庇荷中者自不啻口出榮遷爲內召
地爾旦夕定別有嘉音登崇據要一展其平生忝在
愛末拜下風者能無榮光生衰劣甚矣但可閉蓬戶
展敝篋作老書生倦則率群兒在老父階下朝弄風

月終歲不覩一衣冠長者不知往來晉接之禮儀爲
何物所以翹首龍山時切瞻依而終抱曠廢之罪亦
不自覺今從者且飛騰矣雲泥益遠四海英彥落落
殊途偶爾契遇而私心自喜謂可附臭味者幾人而
對面千里後期寥廓卽草木能無情哉拜教惠不覺
銘感對使布謝諸惟珍攝以慰朝野厚望不宣

答王對滄

高情雅誼仰戀殆無虛日楚中辱教惠方圖脩謝而
倉卒投劾遂至曠缺罪歟萬狀自借重敝省洪猷渥

澤時竊沾被翹首吳山雲霞咫尺而終不能挈一舟
西渡以挹光彩草野儉情遂成習慣大雅汪涵不惟
不爲督過而復承垂念榮感又何如耶生之蕩鄙門
下所知歸山以來益就荒落門下勲崇望茂 廟堂
虛席已久諸惟珍重以膺寵眷不宣

簡邵梅墩

雲泥勢隔不奉音容者十餘年矣門下鴻猷駿烈彪
炳中外秉鈞衡而熙 社稷同休共鞏所不待言而
暫息東山似出人意意外然 廟堂虛席旦夕間 鳳

詔滿輪且在龍山之側矣珍重珍重不才偃蹇衰殘
其出處之無當雖妻子羞與之言兼以山中荒落無
一可與語心曲而玩歲月者所喜衣食無缺日得閉
戶作老書生然所作者實小書生業耳嗟嗟士君子
淬勵一生遭遇明時上不能分肉食者一手之勞下
不能宣痾仆者一夕之急群鹿豕友漁樵百年幾何
而老父在耄二小兒皆庸才無可望遠大者三孫就
外傳矣而庸下過其父與祖豫知無成令兄老師模
範西河一脈遂將寥寥矣夢周家叔辱造就但慮其

才力不足以大赴尊望京歸時道門下者生死骨肉
不才之意感刻五內顧小才分定如大匠之顧盼何
然未嘗不因之生色也時抱耿耿而習懶成性向缺
脩候茲因令弟之便奉問百福不盡欲言

簡時乾所

三年陶冶吏畏民懷而不才旣過蒙優假復辱推獎
銘刻何旣春事畢山澤老幼無不企仰舟車而海防
弘濟非大才不可 廟堂自有石畫夫復何言知已
榮履株守林壑不能少申鄙悃而教錫華蕃榮愧交
集海山相望兩日程耳懶僻成性安能走候台光觸
景瞻雲徒成耿耿不宣

答龔瑞山

向年承盛款兼以珍錫高情雅義尚淡人肝膈令姪
棘栖敝地因得備悉動定更深仰慕茲來乃辱華翰
開緘燦然皆真切之誨著石之談而仙樓翬彩儼然
在目恨不插翅夫生本鄙拙兼以敝地荒陋無一可
與道心曲而娛日月者仙景如是且仙翁又不歎俗
客而能不垂涎一望清光以消吝塞哉顧登龍之期

容與令姪另訂爾又聞道體甚健家君年雖在門下
者伯仲之間而強力不無少讓矣何脩而得此哉門
下功業未究去角者予齒豈天道然耶健羨健羨春
和量福履益隆諸惟照原不備

簡譚日海山人

平生仰從者高致愧宦途日左無能一引手爲公增
重此心耿耿顧蒙不棄引爲知己雖江山萬里而夢
想常懸今生且益淪不類矣而遠辱垂念開緘光彩
爛然蓬華因念世情雲雨事所必然而老丈高義如

此何以當哉記金陵嘗言令器金玉之質今必追琢
薦之 廟堂矣而書中不以教我何也生雖歸田衣
食卽荒歲可以自給老父強健兒輩雖不才亦可督
之爲善事特生素寡交遊村中無一與共心事者殊
落莫耳邇來動定何如臨楮不任馳仰

簡黃玉梁

辱下問遂肆其鄙真所謂唐突西子矣內孤字俱改
不肖蓋孤本諸侯王之稱丘文莊公謂幼而無父曰
孤今喪父者未必皆幼不若俱稱哀子爲當愚意是

之卽名刺不妨同俗文中避之似爲穩當不知尊意
爲何如耳餘刪去者皆有鄙見姑不一一伏惟照裁

簡朱金庭

問禮僻處林壑日就鄙陋違遠門墻豈惟雲泥自分
亦以畏入城市蓋野人之性則然自謂必見絕於大
人君子而一時僭妄不意門下者怡然鑒念側聞往
事汪清湖公納采於翁榮靖公人有言汪之貧者翁
公曰吾正取其貧耳今禮之庸劣不能拜清湖公下
風萬分之一而執事者門第世德視榮靖公又不啻

倍蓰而已乃略無非偶之歎不絕與進之路此其風
度之高出古人在執事固不足言而不才獲福於非
望其世世不朽當何如也執事勲業在 朝廷德望
在海宇 黃扉虛席已非一日恐旦夕赴 召則攀
援無地不盡鄙悖別有介紹伏惟尊重垂不勝仰望之
至

簡朱石門

久不領大教仰企殊深顧鄙陋成性不能少布區區
於下執事惟因風便得聞動定榮光則揚眉鼓腹而

萬一樓集 卷三
已今之論交者莫不曰不以幽顯異意然時異勢殊
翻雲覆雨亦何足怪以生與小兒之謗劣仰門下之
英碩加以門第世德之崇卑遽萌妄念孰不傳笑而
從者略無難色此非略勢分而念平生一日之雅何
以得此此其銘榮受福流衍世世非今日一言所能
述也榮上諒已有日不盡鄙意僭申別紹惟照察之
是荷

復徐漁浦

問禮結髮辱尊翁老師造就真不異父母之於子弟

顧鄙謏不能自立後十餘年始至京師入門墻卽得
覩賢昆玉麟標鳳彩退而竊念老師在敝邑長育人
材一念不啻文翁之在蜀還食其報宜有然者自後
沉淪不得朝夕于桁馬之側又三十餘年始得拜車
塵於都門過蒙垂念凡百爲之左右舍親陳葉二君
每道之津津在齒頰間尚有餘味竊思潦倒遲暮所
以圖報世德者惟有不取自棄而不覺失措還山以
來雖此心耿耿而庸僻如舊無可奉聞新邑大夫下
車拜領華教始知動定百福第老師大用未究門下

英猷燁燁更出尋常恐旌騎終當北指使深山中歌
堯樂舜者得所倚賴爲懸望耳緣伏苦次久失脩謝
禫後數日適邑大夫從者之便謹此臨楮不勝戀戀

副簡

老師治行舊曾列之邑誌但拘例未能及其詳毅軒
公初政井井父老觸景興思莫不曰五十年得再覩
漢官威儀非老師德澤入人之深何以有此生復語
以門下之表表無不舉首加額意有所屬而敝邑誌
係生僭妄本不成文不意屢爲好事者私竄益致有

識者掩口閒中不揣尚欲增損一二統容嗣布不宣

簡徐臨川

三年之喪而弔孔子以爲虛然曾子曾以母喪哭子
張生於鶴山公兄弟之義不減二賢踰兩月不一臨
殊不能安明准往矣乞語主人成禮卽返不飲酒不
食肉彼此各以禮相與從者左右其間出語鄰里親
友可無難色未必非厚風俗之一道也千萬千萬

復沈秀才

不意中得華教足切垂念往年蒙顧雖健羨英畏不

萬一樓集 卷三
能少致欵曲至今抱歎賢明乃能如是耶聞養純抱
偉來秋定當大發小孫輩雖學操觚無一當鄙拙意
者辱齒及愧愧秋冬燈火正堪精進百惟珍玉不宣

萬一樓集卷二十八

終

萬一樓集卷二十九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啓

啓三司諸公

某猥以庸愚叨隨史隸過承優假不惟禮數之寬深
荷成全得脫流離之厄逮及臨行復蒙蕃錫旌旄出
郭勢略堂階絃管傾杯塵清客舍歸途萬里總依日
月之光翹首五華無限雲山之感

復夏簡吾啓

萬一樓集 卷三
政隆教舉懋化理於一方德積道興垂典章於百代
欲新方策不鄙凡流既上告於監司遂俯申乎使命
詞存優獎良逾華袞之榮光享用多儀不啻玄纁之
稠疊顧秉丹鈔以有事愧乏良史之三長而荷葑菲
之不遺敢惜愚者之千慮謹當趨侍用助編磨固雖
援舊爲新第拾諸儒之緒必使信今傳後足稱一家
之言始有補於良圖庶不孤乎雅望效蠅隨以致遠
頓減窮愁爰雀躍以拜嘉先申固陋

慶張應泉壽啓

慶轉弧辰正展專城之驥足歡均轄屬尤深入幕之
鴻私聊備菲儀用申遠敬顧南山之頌不及躬致於
堂階然北斗之瞻實則心懸於霄漢禮慚成享望切
包涵

三司郊餞帥視吾大巡啓

九天湛露肅將清炎徼之塵萬里驄輶回馭動陽關
之色僭擬郊門供帳少延僕隸弓旌謹齋宿以輪忱
祈垂情而終惠恭惟臺下秉心正直執德宏深端笏
整容獨擅蘭臺風采停車問俗永綏荒服冠裳自官

府以達於閭閻曰利曰敝巨細總歸經畫由會城而
推之邊徑若夷若漢賢愚咸沃恩威舉其最大不兵
革而底定三宣卽所尤難斥崖岸而嚴寅百職金沙
榆海水若浚而愈深太華點蒼山不言而增色故雖
在羈縻之外道不拾遺而自有監察以來人稱創見
車懸豹尾觸劔氣以如新簡執螭頭挽繡衣而還侍
旌戈簇擁道路除嚴曉日五華彩騎映蠻王之負弩
和風六詔祥雲擁漢使之歸槎某等叨承節制均荷
裁成義固屬於執鞭情尤深於臥轍關亭梅柳色已
衝寒潢潦谿毛欲因羞薦伏望俯垂監察暫弭麾旄
出祖道以陳芻固愧有司之職分徹驪歌而納犒益
徵無已之至情某等不勝祈望榮仰之至

與瀾滄兵道同賀巡撫王毅齋公壽啓

伏以陽德復亨華晨晉屆祥雲七澤嵩高昔喜生申
彩日五華海晏新逢頌旦駿望久隆於麟閣鴻施早
麗乎羊碑衛其身而衛國衛民三尺尚餘玉劔得其
壽而得名得位九重正啓金甌某等光依北斗每居
六詔之先祝效南山敢在三藩之後謹專介紹用展

萬一樓集
卷二十九
三
織忱

與瀾滄兵道同賀帥院元旦啓

伏以三陽景會喜斗柄之回新萬里邊關幸星輶之
在望履端懋慶六詔同春冠冕宣文百蠻獻歲逢佳
辰而增戀占瑞氣以輸忱恭惟臺下望重朝端仁行
徼外激揚獨擅清瘴癘於幽巖愷悌兼施轉陽和於
窮谷三宣不兵革以底定百職泯崖岸而威嚴銅柱
金沙異類同登泰運瀾滄洱海發生更荷春陽茲當
元會之初益見昭蘇之澤閭閻簫鼓老穉歡呼山澤

雲霞官民快覩是雖冰霜曉日玉節已弭關門而桃
李春風豸繡永光荒服詫屠蘇之曙彩總分霽色於
岷峨振豹尾之雄輝默轉韶華於金碧錫福乃爲斂
福祖道風清先春所以宜春天門日麗某等習聞塞
曲喜見春盤頌起椒花遡榮光之有自杯傳栢酒欲
獻壽以無緣同媿年期謹專介紹伏願德與歲而俱
新道乘時而益泰螭頭封事遙開白獸之尊燕領英
標早得金幡之勝某等不勝榮慶仰頌之至

雲南三司請按院啓

萬一樓集 卷二十九 四
伏以仁敷邊徼固隨地以生春義切宗依每披雲而
望日再申鄙意同懇台垂恭惟臺下朝端綱紀道揆
儀刑固平易以近人尤嚴明而執法三年報最望益
重於兩臺萬里宣猷化正行於六詔茲當竣事暫弭
偏方固知地異衝繁得清心以省事因欲神凝貞一
爰慮善以圖終無非爲國爲民豈曰惟安惟逸顧藩
城爲一方都會居中馭外雖云鼎立三堂尤重者按
臺之糾察而瘴厲在九夏方張節陰宣陽雅審天成
百福防微者古哲之遺言況某等均有休承慚無遠

識龜長筴短固荷裁成面命耳提尤思朝夕曾申鄙
悃未悉幾微敢忘千一之嫌輒冒再三之瀆伏願上
珍玉度俯察輿情負弩鳴鸞借兩日有司之力揚眉
輟色慰一城父老之心則昆海之波不揚而加巨五
華之彩默引而增長某等不勝仰望之至

代王上舍請謝大尹啓

澤沛棠陰共喜陽和之播樽開松徑私申愛戴之忱
顧援瀆在分非宜荷覆庇於常加厚迂疎末學每辱
陶鎔孱弱小頑尤蒙甄錄一家樂利百歲遭逢況此

萬一樓集 卷二十九 五
清秋相維嘉節班毫朗鑑既已重駿價於一方錦轡
長征行且奏鴻休於萬里輿隸且爲生色草茅能不
怡情敬瞻車騎之榮馳謹潔豆登而肅候澗毛汗潦
敢曰可羞於王公牝牡驪黃素恃不泥於色相遂忘
僭越用布織微伏望少弭旌旄俯臨蓬蓽率子婦以
羅拜生平之夢寐克遂於一時卽燕雀且喧鳴意外
之光華足誇於百祀

啓任侍御

恭惟臺下殿中執法海內儀刑借重一方自官府以
達閭閻聞簡命而相爲雀躍仰台千里由會城以至
邊鄙計期日而共待鴻休問禮猥係凡材叨塵末品
登龍峻閣固夢寐於平時附驥長途幸遭逢於此日
僭裁箋牘祇候旌旄

啓任侍御

代作

恭惟臺下度超物表望重朝端自昔攬轡於兩淮已
沐澄清之餘澤乃今秉鉞於三楚得專覆庇之深仁
雖草木皆動輝光在迂拙尤多慶幸想都門之旌蓋
仰切樞念遠道之風塵俯慚負弩

萬一樓集 卷二十九
啓任正宇代巡

伏以東皇布德見造化之無私南嶽回春荷調宣之
有主謹望雲而占瑞因稽首以輸忱恭惟臺下望重
朝堂仁行江漢首籍權姦之賂產精明與渾厚兼施
隨詢閭里之隱微都會與遐陬洞燭轉陽和於幽谷
函淑氣於嚴扃冠冕敷文新運聿隨乎斗柄履端懋
祉泰交景介于星軺問禮本以迂疎猥蒙優假屆良
辰而雀躍翹仰龍門守憲紀以駒隨慚看鳳曆謹專
介紹用叩台嚴伏願益崇舊德晉迓新祥白簡黃封
獨啓獸尊於天上清霜湛露永歌麟趾於域中

湖廣三司賀撫治鄖陽方公啓

隼旟熊軾分疆擅四省之雄漢水方城開府據一方
之勝惟朝廷軫念南國謂撫治非蓋世之才不當其
任而臺端養重東山卽簡命必獨坐之舊始暢其猷
爰采譽望於斗山遂借勳威於鼎鎮秦關蜀閣共仰
雄風豫土荆陬咸瞻化日某等濫竊封疆之責欣承
榮戟之光景戀台階徒整冠而引領奉揚憲典實鼓
掌以舒眉謹專一介之微用致多方之祝

湖廣三司壽任按院啓

時任住劄常德

恭惟繡斧臨邊荷風裁之遠播蓬弧屆節仰景福之
彌昌況當首夏芳晨更際清平良會事偕時而兼暢
感與應而交孚瑞氣獨鍾芷水桃源倏聚休嘉於南
極祥光四燦蒼梧赤壁共占遐算於西臺某等株守
憲條斗依台度致岡陵之私頌同看衡嶽卿雲念松
栢之英標定作漢宮畫棟雖敬承大雅筐篚珍襲不
敢以上瀆清嚴而濫沐洪深沼沚潢汙少假之以下
申明信專馳一介共祝百年

啓任按院

本月初六日准本司關蒙本院批詳將上江防道印
務行職兼理除遵奉接管外竊念職猥以凡庸濫叨
任使卽本官尚多鯁曠更別署寧免迂疎況此江防
控洞庭而據一方之要會且今迅候值春漲而當累
歲之飢荒回省往愆二豎膏肓旣已遺父老之笑勉
圖來效五日京兆何能增保障之雄顧承雅度之優
容仰荷德威之誕被謹循尺寸庶保尋常理合稟謝
湖廣三司端午節撫按兩院啓

天中佳節自昔稱祥境內流風於今九重驚憐物候
殊深朝夕之思違遠弓旌莫展起居之敬因緘荆筐
用佐蒲觴固喜惠澤溥而江漢波清競渡偏宜飛棹
兼荷威望隆而邊關警息辟兵奚取靈符俯沃餘休
遙存景祉

啓趙中丞

代張龍津作

恭惟臺下抱文武之全才懋安攘之大烈建牙閩越
已清南海波濤授鉞燕關仍倚北門鎖鑰蓋法臺嚴
峻貳丞允屬具瞻而畿輔叢繁綏輯必資名世是以

九重簡任允孚四海輿情某辱在門墻宿荷栽培之
力睽違江漢時新仰戀之私喜寵命之人傳竊餘休
以自慶因緘尺素用表寸丹所羨玉節增華首方輿
而誕敷聖化行看金甌啓覆叅密勿而共鞏皇圖

啓顧青嶼

恭惟臺下德秉純全業崇廣遠薦冠正色已端模範
於縉紳驄騎生光更借激揚於江漢聞望隆而先聲
下襲風度別而僻壤遙承衡嶽之勢增崇洞庭之波
頓息問禮猥係凡庸叨分鄙幅愧非利器當盤錯以

何堪幸就法程仰粉榆而竊慶謙尋舊典用迓前旌

賀王對南閣老公子解元啓

代作

燕城曉日鳳儀遙燦苞翎汾水秋風鶚薦獨摩霄漢
惟仁徵在於有後故英步自爾無前士類同榮鄉邦
更切恭惟閣下忠貞體國愷悌作人教蚤重於義方
慶懋延於後胄宮墻鼓篋蛾術蜚聲弓冶箕裘麟振
穀似展也稱萬人之傑巍然爲一省之魁雖庭訓之
素嚴惟恐先乎寒士卽典章之增峻尤致謹於世家
而太史占星文運誇晉纏爲得歲爰有司秉鑑明揚

宗湯立之無方曙色分而彩榜高懸共詫空群於冀
北歡聲沸而芳名首著爭傳擅價於天南且弗云駿
業遙承韋之賢伊之陟世濟可卜而行見龍墀獨對
宋之郊漢之董時望先歸某幸同里閉遠滯江湖正
席以展鄉書竊想粉榆瑞靄斂襟而歌世德遙依槐
桂清陰肅具素牋恭申短緒國有臣家有子得名得
位旋看隔坐於御屏裕於後光於前惟孝惟忠永願
勒銘於彝鼎

賀楊冢宰子中鄉試啓

代作

伏以庭訓多方懋著儀刑之實鄉書彙選式弘世濟
之休惟駿烈邁乎前脩故鴻慶流於後胤道存光裕
喜動縉紳恭惟門下海岱人豪帝王師表卽宦業之
豐懋總勒鼎鐘而邦治之晉膺益懸衡鑑海宇賢愚
得所門楣內外揚芳霧雨連朝已變南山之豹風雲
千里遂連東海之鰲出蛾術而鶚薦秋霄論舉值昌
明之會式螟殼而鹿鳴曉日周行屬文獻之家世美
定不讓乎關西群空已騰稱於冀北桃花嶺畔景氣
增鮮萸莢堦前御屏豫設某素緣謏鄙仰荷裁成推

報國之微忱固喜明揚得士本通家之末誼尤欣奮
徙逢辰謹布尺牋用申寸緒佇望公車獨對行看皇
業同襄忠於國孝於家弓冶之休風遠播彰其盛傳
其美棘槐之瑞日常浮則計偕有光於漢而世德無
忝於伊某不勝云云

回節書

恭惟門下德超前哲膺景福於泰來誼重同寅循彝
章而晉錫雲牋綺句開緘動韶濩之音瑤帙華函入
室掩玄纁之色禮幸隨驥尾嗟歲月之蹉跎每捧魚

書感情文之兼至受而不報捫心慚禮義之中始在
有終仰德慶貞元之會伏願益嚴素履懋迓新祥溥
德惠而徧播陽春乘熙晨而入持鈞軸道隨時暢善
與人同禮不勝感荷祈望之至

邀藩閫諸公遊春啓

清景固在新春宦遊偏驚物候敢洗行厨於竹裏恭
祈立馬於花邊蓋雅道之所重者弛張而世路之不
常者聚散各假片時之休暇共成千古之風流晤貴
及晨意非在酒

三司公餞任侍御啓

豸繡觀風仰不猷之宣著鷺車計日祈餘澤之汪涵
情固溢於攀轅禮竊緣夫犒從謹陳俎豆敬迓弓旌
恭惟臺下正色立朝輸誠體國擅蘭臺之風采望已
重於九埏振驄轡之霜稜化早行於三楚蓋激揚本
仁義之中凡在仰承莫不畏夫威懷夫惠而弛張得
緩急之度苟經裁度皆足憲乎古準乎今大業無疆
銘鼎彝而莫罄前期有定整簪笏以言還曉日照城
樓黃鶴白雲縹渺如知戀德春風拂江驛晴川芳草

幽閒若護行舟某等均以迂疎稔叨優渥千里附憐
蠅驥百年勢阻雲泥想北指之旌旗神疑同往探西
來之沔漢意與俱深敢因山閣之臨岐僭擬郊門之
供帳谿毛潦水詎足薦羞岸柳關梅僅堪攀折伏願
俯垂鑒念少假清嚴出祖道以陳芻固屬有司之常
分止驪歌而更爵益徵無已之至情某等不勝祈望
榮仰之至

答時乾所賀起用啓

不佞狀不如人老爲絕物適蒙推獎遂致廟廊之俯
垂本自衰頹能逃展佇之明見廢置固緣夫公義所
愧負知己於雲霄儉安亦遂其私心敢謂追哲人於
竹帛復拜章於華袞益抱恥於茅衡青眼丹心耿同
往昔黃麻白髮卜待來生敢對使以拜嘉希垂情而
鑒鄙

代鄭選貢燕署縣事劉二守請啓

握紀栽培叨荷育才盛典齋心習服僭申犒從微忱
蓋循序資之舊以新拔穎之規固一時曠舉而借黃
堂之重以造下邑之士尤百歲奇逢不揣草茅敬陳

萬一樓集 卷三
樽俎謂豺獾尚知本始能各展其性靈而汙潦亦可
薦羞肯自嫌其明信倘霜露風雨至教不擇物而更
施則里巷山川嘉氣亦因時而殫發崇儒雅致在昔
無前稽古榮光自今爲烈謹踊躍以清道路隨恭肅
以望旌旗

昏書 代作

忝眷弟樓某 云 伏蒙尊垂許以第五令女係馬孺
云 人所出者貺室某之子允濟謹納吉者義先舊好禮
重世姻惟緣親而致親斯以美而濟美願俗多不察

以時禁爲疑而制本有中於律文自見論先姊在小
兒爲姑氏固嘗有慶於高門遵先典問令愛之母生
實則無關於寒族雖附遠厚別當嚴內外親疎而謹
嫌明微終非姑舅子女所愧貯無金屋敢云下有玉
臺恭承朗識獨察似是之非更荷高情俾得轉新於
舊卜云旣吉終焉允臧詎惟開後嗣之光承且足慰
先人于望外敬修彝制用締休嘉

又 代作

禮重大倫叨良緣於倚玉義嚴正始循定典以申芹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四
俯垂出世俗所難仰附愧門楣非偶重增一顧懿締
百年恭惟門下冠冕名宗淵源實學力持古道非曰
惡富貴而逃曲獎後生不在見紛華而悅眷釐媛淑
允配凡庸竊念某族屬雖腴生辰獨謏道希原憲已
並肩國士之資身操謝梁鴻敢藉口右軍之坦腹顧
陸沉於黷序策駑寧足先驅忝喬附于絲蘿采菲不
遺下體卜云既吉允協鳳占拘不可虛敬陳鴈幣咸
識承嘉於當道敢云不腆於先人惟在鑒原益深感
荷

請昏期啓

代作

謹占臘月二十六日恪尊舊章奉迓淑女者娶非爲
養本人道之常經享不及儀媿天緣之踰分旣蒙俯
引容敢後期敬卜良辰懇成懿典春光已動正貞元
際會之時歲律將更啓天地泰交之運以椒觴爲合
盃節豈偶逢因懸葦乃結禰事焉由始冒申微悃端
望尊垂

納徵書

代作

名門繡幕端徽雅出尋常末品繩樞孤陋粗知章句

萬一樓集 卷二十九
又欲探珠於碧海幸許傳心甫思種玉於藍田遂叨
眊目謹循舊典薄薦微忱特達愧匪圭璋信將敢塵
綺錦盟諧鳳卜正冰霜堅松栢之心醮迓魚軒俟桃
李貴門墻之色僭援素雅永協嘉禎

納徵書

伏承嘉命以長公之令女貺室次小兒之子方辰敢
以先人之禮敬納徵者鼎鐘闕闕采葑菲於幽叢蓬
甕章撻附絲蘿於喬木深慚非偶特荷優容在相馬
者既不主牝牡驪黃得登龍者能無友琴瑟鐘鼓緣
典章以固金石盟欲擬於帶礪山河申明信以薦王
公毛惟取於澗谿沼沚一時錄齒綿綿結同德之歡
百歲齊眉世世邀異常之福伏惟台垂鑒念不勝榮
荷之至

萬一樓集卷三十

記

高士軒記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玄厓子初與予同事緒山錢先生時予方弱冠學爲
 文詞而玄厓子彬彬學已有成與先生獨相得自後
 玄厓子學益進不惟師友相推重卽自許亦以爲得
 王文成正傳而予日淪落且迂僻酷是宋朱文公而
 於文成之道謝不欲聞然玄厓子不以是棄予也每

相遇必談論終日卽未盡合意相許可自後予落魄風塵而玄厓子亦小就爲績溪簿中丞周潭汪公爲題其軒曰高士意以文公爲同安簿曾以是名其軒而玄厓亦爲是官援以贈之其屬望之者不小矣然予嘗聞之入山者不採珠蹈海者不采玉王文成詆疵文公不遺餘力玄厓子旣入文成戶庭寧肯以文公爲堂奧而中丞舉以畜之而玄厓子亦欣欣不以爲怪豈文成雖詆文公其至當自有所在故爲之徒者不嫌兩可耶抑亦漫然名之漫然居之而不暇跡

其實耶夫名實之賓也緣名以責其實則文公之名軒亦有未易言者何則高士者賢人隱遯之名非君子履道之極也夫君子之道平常而已率其平常故雖德如孔子業如周公不以高名後世所謂高士皆商山富春之流然商山富春諸人能高於周孔耶顧世方役役而彼獨能危步遠引自或一道凡言高者對卑而言非中道也朱子身體力行莫非聖賢之實而顧以此自名意有所在語悉其記中今之士其役役也甚矣較得失於尺寸之間秩非美不居也何商

山富春之足云玄厓子自負其平生不在人後而卑
卑一簿恬然居之役役者之耶高談闊論世非無人
而究其所至無足比數文成使之耶文公使之耶故
有志者且弗曰宋儒新學必先去其役役使足比跡
於古之高士始可以共學而其所當適從終有所在
此中丞推挽之意而玄厓子默飲其醇居之而不怪
者也予官留都玄厓子以職事至留都事簡諸公多
論學者聞玄厓子至皆以爲奇遇顧予固不入其說
人多呶呶而玄厓子不以病予夫道無兩是入者主
則出者奴且予自愧不免而玄厓子獨異於是此亦
其高之一端而所以名軒之意初不以此因爲著其
說使歸揭之楣間固以畜玄厓子而亦以告夫後之
居是軒者知此軒非以一人得名苟能有以自高則
風塵簿書之間亦可以爲商山富春而文公所望於
後至者將不在同安云

通家子記

方今仕宦子弟彼此俱稱通家生子壹不知通家之
所由名也夫四海九州地未必同其祖父之仕宦時

與跡未必同幸而同矣其志向未必同而胄裔率以
通家稱得無未近於情耶竊聞先輩風流可法一時
宦跡所至其子弟無問少長朝夕起居考問德業不
間閫以內其在上一以父兄之禮自居其在下一以
子弟之禮自執義同骨肉卽有一二未必然者不欲
遽爾區別嗚呼三代而下漢唐暨宋其風俗可謂厚
矣朝出肺肝暮且墮井而落石者有之況其子若孫
能不忘世講如今日哉卽其中未必盡無崖岸而循
名責實亦未必皆廢禮而存羊此固漢唐以來所不

多聞也特余生僻壤而入仕籍更晚不獲覩此休美
疑冰吠日有自來矣歲萬曆乙亥留都部曹諸公極
一時盛且修先輩故事易子而課旬爲一會各因所
至考其最殿而摩礪之禮部蒲州馮竹坪公子大者
名撝謙年十六小者勞謙纔七歲爾我兵部則興業
何鐵樓公子右雍獲鹿曹嗣山子應徵應召右年十
四徵年十二而雍及召與勞謙同歲河源李斗野子
樹楨年十武進史禹門子志實少樹楨二年而吏部
涇陽雒涇坡孫獻瑤亦七歲矣又上元俞邦揆年十

八羽林前衛李承宗年十七蓋諸公教諸子館客之
子也一日會於涇坡公宅凡會門者必謝客予闖而
入揖罷各詢其姓名貌其氣象長者彬彬幼者蹺蹺
雖狀各不同莫不可喜隨閱其課若就斤之木石名
花之蓓蕾雖形質之大小精粗異齊而體段已具知
其必爲令美登明堂植上林雖未必盡同而其不爲
樗櫟豫可知矣顧今日薰陶摩礪油然一堂異日各
稱之曰通家通家是豈不近於情者耶嘆羨久之坐
定予顧諸公曰犁牛之子固駢且角與諸公大笑同

詞而起曰亦虎父生虎子爾予復正色曰信哉然跨
竈者多矣哄然而別夜坐小齋念慕不已爲作通家
子記夫通家之名世孰不稱之未必有其實也諸公
既能修其實而諸子之材質又足以濟其休美前輩
風流之盛於此復見顧他日不使予言爲飾且嘖是
在諸子而已涇坡子庠生于仁亦在座于翰雖留家
而席有課文予得覽之似不減乃兄風味顧予豚犬
二長先行次中行皆失教且代予事父母于家雖諸
公愛我特切不得令之側受摩礪之益他日又可漫

竊通家之名耶爰書一通授之使知聞風向慕亦且將召之來矣

大同樓記

定遠大同樓前尹鶴村陳君所建也定遠叢山沃野城中乎野而樓又當城之中始陳君之下車也周視闡闡曰是不可無樓顧烹鮮慎擾抑何所得良材乎旣而政行教敷且得脩木命匠伐之報曰稱爲棟楹顧巖險途長懼不易致停者數月忽一日大水津吏報曰木且至郊君往視之曰天贊我矣遂命工始於

隆慶二年冬月至三年夏月告成樓三層二十有八楹高伍仞而餘周八仞而儉下通四衢上置刻漏八窻中啓左所右縣南儒學北分司各顏其義而統名之曰大同君之意蓋不以斯樓自私也落成之明年君遷秩將行余忝事後塵礪嘉尹李君太宇亦以政至君邀與同登忽舉爵曰斯樓之建固余之志惜乎其未能大也余曰何未大之有可以登可以觀可琴可尊何未大之有且天下事何可自必顧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惟其遇焉爾大而無成不若小而有成豈

獨斯樓哉吾人之處世也亦然固有慕三代志唐虞
而不成者果能有成大而四海九州不爲馳騫小而
一官一邑不爲卑隘龔黃卓魯膾炙人口不在蕭曹
魏丙之下而取法周官者卒釀宋禍與夫先見力爭
反以激成其拘者俱不若三難之路副今吾樓中之
人可以鑒矣二君欣然相顧曰有是哉洗爵更酌風
日晝烟月星宵霧長吟清嘯仰舒沉悵者凡幾別去
命予以記旣而新尹王君且至余馬將東而學博文
峯阮君復以爲請余又惟君之作斯樓也雖小而命

斯樓也則大夫大同之義亦遠矣大同之俗惟上古
爲然何者其民朴其政純也定遠屆西南極邊雖文
采未及中原而俗儉民安去古不遠誠得長者表帥
而歸之大同登斯樓也可以不愧陳君旣以之自命
假以歲月其雅志必將有成而奪之他去吾於是
有感於化民成俗之道久任爲先而顧瞻名義嗣續甘
棠不能無負於後之人蓋不慕乎大而亦不徂於小
始於斯樓之名實兼舉之也併記其說楚雄府知事
前給事中駱問禮撰

頂站紀行

二十五日早發安莊驛時大雨初收山路皆濕聽水聲隱隱如雷望烟霧一叢濛濛冲天知其爲疊水矣山迴路轉度石橋視橋上水皆湍湧曲折下橋尤怒號衝擊繞龍塘峭壁瀉石厓石厓兩級水瀉上級復怒起下沛故名疊水高無慮百丈濶幾十丈銀傾雪溜峻急上噴迷漫四山雖晴明常如陰雨飛沾人衣其下駛穿曲峽路盤繞厓前足常震慄佇望半晌殊暢人意行餘里見數峯聳直可愛正當輿前漸近則

峯雖離立而下聯如屏高不下萬仞所謂關嶺是也關嶺與箕弓坡對峙兩山峻列而河流直界自坡上下視如白練然石橋甃臥忽一役告余心氣疼不能行矣余固疑其僞然憐其年尚幼且旦夕之事理所有也促別役爲代別役難之至橋小憩始知橋流俱非小小仰視關嶺壁立無路前役哀祈愈切余固命別役不得已受之役猶臥地不能起余謂奈何輿人曰一臥醒歸無足恙也舍之徒步上嶺百餘武視前役已起坐再五十餘武瀟然去矣別役對余言此

最黠昨曾代之役亦如今日余曰何不早言之足不任復登輿皆之玄而上雨忽至及馬跑亭輿人置余道中皆入亭避雨惟一僕依余車側雨大且久山水聚奔余欲入亭不得而亭水亦溢不可入矣須臾雨少霽輿人告行及苗民哨日出水猶在溝而石路乾可履矣因嘆人之情僞天之陰晴其不可測如此上嶺巔謁關廟禮畢祈籤得吉兆且有勉詞廟籤極靈前此余曾有驗云入關嶺所午飯畢行數里遇鐵進士行從余檢名刺欲與會至車前似無鐵公在者收刺更行一二里見馬上一丈夫甚都疑非常人蓋鐵公也各遣從致殷勤去執事復有以病告者余曰不可再罔矣行數里察之則二日前爲犬所噬殊非謾也午後倏雨倏晴過坡箐甚險不能盡述其大者象鼻坡蛇倒退當其高處四望雲山俱在足下而查城驛當其坳中故俗呼爲頂站入館喜晴飯後復雨顧謂山川之異僕人言見一男子投壘水橋下衆苗人奔救不可得以官司逮之急云此亦事之異者筆札偶便記時萬曆五年七月云

萬一樓集 卷三 九
遷修元謀縣治記

元謀縣屬雲南布政司武定府和曲州在道則洱海西南州縣無不在萬山中而茲縣山雖叢而野亦曠東接本州南聯楚雄之定遠西聯姚安之大姚而北則達蜀之會川遠峯稜稜出雲漢間人望而知其爲蜀山蓋度金沙江抵界地其舍可數矣會江故多盜出沒江干時不可測而縣巖且疲地饒民稀半從荒蕪在上官時雖或不度民反樂業及後改流官旣備員而徭役日煩民不暇給治其地者何敢自謀縣治

舊在今治民居之西南向以爲非便改而面南不數年復改如初又以爲非便更遷北去里許東南向益不便遂曠而蹴民居不數年墻屋俱頽殆不可緝令之心卽不敢自謀而雜居民間非體甚矣以告兩臺下府議議上錯移司道叅議者越二年而始定今址卽舊治之東當民居上游而西向如舊然其地平廣非舊比矣鳩工於萬曆五年冬十月至次年五月落成大堂後堂重門卷舍儼如也後爲令衙左貳右尉各有寢有堂有門東西吏舍庫若倉各有制居神有

祠羈罪有所井然且翼工料費計伍百金有奇易地以官田不計董其事者胡令尹平主其議者辛守存仁其他始事及庀工者畏繁不盡迷嗚呼古之帝王茅茨土堦而不以爲陋其諸司可知時則然爾今百司體式各有 令甲禮樂制度燦然明備尚恐不靖而以古道藉口良非通議然保民致治要有先務不急所先治則不古而刺刺然以堪輿外家之說慮設險守國之經數置數廢奕不可以勝偶如民力何而動以自逞語謂國依於民有識者能鑒此矣書之以

告來者

重修平南古渡祠宇記

平南古渡在永昌府北三舍江名瀾滄亦名浪滄鹿滄源出吐蕃穿萬山達府境由順寧車里入南海渡邊兩山插天其最高者名羅岷路盤峯頂之玄而下林木蔥鬱花卉四時不絕而鳴禽怪獸時足驚人翠微中飛霧縷歎俯視長江如線下至山麓始知其流甚巨綠波澄練好事者懸繩測之深三百丈有奇一橋跨石磯無慮六十餘丈中無砥柱皆疊木懸輳棟

宇其上貫以鍊纜遙視如長虹掛空而車馬往來於中冉冉若乘雲駕鶴其奇麗蓋中原所未覩相傳漢諸葛武侯南征時度此遺制也近復甃橋之兩涘爲關樓可啓可閉橋北有武侯祠堂殊卑隘不惟非所以居侯而坐其中如入深谷橋左右翠壁蒼巖迴峯曲磴橋之下玉厓鐵柱種種奇狀皆不可見萬曆己卯冬侍御江陵劉公維按部過之謂有不宜然者檄所部更新之廓其祠崇與廣皆倍舊易侯像以銅徹其前堂於祠後更爲樓於祠右皆面江而軒敞然後入其中者不惟瞻謁展舒覩廟貌頗肅而息肩徙倚江橋山壁如躍而前如拱而侍如秦皇爲鞭海鰲爲駕而聳伏不一皆當吾座也明年正月公按部回偕屯田副使馬平徐可久兵備副使仁和胡心得分巡僉事蘭谿胡僖暨分守叅議駱問禮同拜祠下登堂倚樓顧而樂之謂不可無紀問禮惟山川之勝槩不常亦存乎其遇而已時方有事重在險阻武夫悍士據之以壯百二之形時方無事重在景物騷人志士觸之以動古今之感永昌當西南極邊而茲江旋繞

諸夷橫塹深箐當武侯之初度也斬荆棘驅狐狸衝
冒瘴霧卽史傳未必盡徵而其艱難之狀要可想見
迨至我朝順治威嚴遠邁漢唐渡茲江者不惟視
爲坦道而品題點綴且爲一玩適之名區然往年小
聞騷動當事名公且有望茲江而不欲渡者公按部
職糾察爾顧不憚遠涉加意綏緝三宣以外遠近諸
夷莫不聞風向化而以其暇力及此夫諸夷不靖則
永昌不得高枕渡茲江者安得倘佯容與使當事者
重度茲江則諸夷孰與綏緝而非茲渡之祠宇足以

起瞻仰而供玩適則輿馬間關於鳥道烟瘴中卽勝
槩天成古蹟可弔孰與舒倦勤發色笑景仰前賢偉
烈以興深長之思而定遠馭之策昔人謂天下之治
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
廢然則此祠此宇之興廢其所係要有不可輕視者
況也百二之形不下秦關吳塹卽有事與無事皆不
得廢此渡則夫思武侯之功而爲萬世之慮者寧獨
公之事哉而可不以詔之後人也僭復於公退而爲
之記時經費則署府事鶴慶府通判朱國正保山縣

萬一樓集 卷三
知縣楊文舉鳩工則永昌衛指揮陳一龍千戶馬承恩而同觀厥成則雲南府推官趙楷臨安府推官陳輔大理府推官周于用皆有勞地方者因併記之

重修進思齋記

雲南布政使司分守金滄道大理公署中有進思齋永樂中左叅議江陵劉公所建也公諱傑字子偉故兵部尚書愍節公弟永樂初起家爲給事中奉命有事茲土日久建此齋後復以叅藩分守則此齋之建於署中有自來矣越今萬曆八年公孫九澤公以

侍御來按過署詢問舊澤入齋四顧衡宇碑識儼然起敬起孝因命少加修緝時同事及地方父老名公莫不嘉侍御公之有光於前而且嘆公垂休之遠也謂宜有以紀之夫古今仕宦者不少矣其後昆卽能濟美四方落落未必適至其地卽至其地而先人之名實不加不數十年間里父老莫能稱述甚者不理於口至不敢認有世系而後昆卽踵顯不惟無加於前人或至損其雅譽卽無損矣而視前人之遺澤不啻弁髦卒亦未見增光此皆事之固然者也由公有

事茲土以來無慮百六十餘年不爲不久矣而遺風流雅尚熟父老口耳不惟祀在名宦而私居遺跡豐碑累累皆如新造此豈可倖得哉而侍御公激揚一方恩威之布邇輯遠孚固足爭光先人而晉謁舊宇凜然孝敬爰命維新又不增拓以擾將作此其後先之輝映固不係於此齋而其根本之大實不出此何者人臣致用之要一忠而已惟忠則上之爲君下之爲民自不敢不盡其力而芳猷雅譽久之益著茲齋名進思蓋有取於盡忠之義前人之記識之詳矣則

公之所以樹業於前而侍御公之所以承休於後者寧不燁然可見而後之居是署者入其齋顧其義而尚論其世又寧不益知所勸勉然則侍御公此舉又不特爲其先人發也憶昔待罪南省朝夕視公名在籍貫固知所仰止及後復忝曹末侍御公正色爲南臺冠且得私拜下風今濫叨一方幸踐公之芳躅更得居公遺署容與於舊所燕居而侍御公以改侍殿中持節適至又得受約束於下執事以茲役卽無所知識能不興起則夫紀一時之盛美而附名於末

者縱微諸公命容自己耶告於侍御公而記之侍御
公名維九澤其別號云

休寧由溪程氏重修祠堂記

程氏之有祠堂舊矣歲久族盛勢當更新隆慶初民
間訛言嫁娶紛紛程氏舊族凡告吉者必會族時嫁
娶既衆而事出倉卒不暇舉會則入值於祠得百餘
金遂付族之賢者共掌而事事焉至萬曆壬午羸至
千有餘金遂修祠自堂寢以及門廡庫厨夾室畢備
而宜樓者樓應屏者屏壯麗擅一方乃屬余爲記愚

惟 國家監於前代禮樂之盛下達閭巷卓有典章
程氏多賢豪愚獲交固久而未緣一登其堂無能考
其纖悉爲不背於典章與否顧遠易忘衆易離以程
氏俗姓之大能不忘其本源肯構肯堂上以仁祖考
而下以合宗屬良無愧於禮義之化況其因事而聚
成便宜於一時而振美於百世又有足法者聞之程
氏當晉時有諱元潭者爲新安太守樂其山川土俗
遂卜居焉至梁有諡忠壯者諱靈洗官爲大將軍有
功於時族遂熾俱居黃墩逮元始遷由溪始遷之祖

諱仁叟祠堂之建蓋肇於此至今族益大賢豪益衆
宅前大河通浙江水濫溢病涉共爲石橋計洞十有
一其費豈鮮方樂成之則其輯祠有不足言者而餘
貲尚多歲時以周乏脩懿秩有憲故則夫繼此而爲
祠謀者又奚待言所稱掌事者誰曰碧曰天時曰友
禮曰湜曰問仁曰鉄曰錄曰洲曰林曰九疇而索記
者洵蓋總理董率而素善余者並書之

諸暨縣重建楓橋記

諸暨縣治東五十里爲楓溪溪橫孔道環溪民居數
千竈涉無昏曉舊有橋頗雄麗歲久漸圯事當鼎建
而縣大夫謝公適至乃召里之冠帶義民王元梓暨
其子藩司從事希忠任厥事不踰歲而告成制悉如
其舊公謂余當記之余與王以周親比鄰方任事時
與有畫故公以屬誼不得辭夫橋梁王政急務所不
待論然興作必資財力國帑民脂動輒煩屈故逸使
信勞均任時斂論政者往往先之茲橋獨不事財力
與乃公甫下車卽問其事且以獨任而任之者顧不
程其力視如家務然庀具度工計時而終事卽所謂

上好仁而下好義何若是之速也民之病涉不可需時則公興事之心不能一時少緩以必不可緩之役任必不得辭之人其受命之如響而趨事之恐後復何言也公常以士風不振采堪輿家說任民之好義者爲二浮屠其始豈特齊民卽余亦惑之旣而趨事者如市蓋公爲士之心實則事雖近於影響而民自信之況茲橋又民義之當務而王政之不廢昭昭在人日用者蓋余曾讀公義士捐財記大都謂人之嗇費崇實而固其私在冠裳者不免視諸士爲有餘愧

夫捐財一也浮屠以爲士事若渺茫而其所資者久而大橋梁以爲民事若尋常而其所資者切而實然浮屠任衆力而茲橋以獨任雖役有大小事若更難人固有峻刑嚴令於其常賦定役而未必如期者乃公一念之實心使有財力者奔走於賦役之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可易言與公名與思別號方壺廣東番禺人以名進士起家橋工始萬曆壬午秋仲月閱明秋訖工工費約五百餘金又明年甲申仲春旣望里人駱問禮記於太平道中時江風山月輝映采石

放舟援筆不知其言之不文也

遊廬山記

予自總角讀圖誌知域中之有廬山云背岷流而面彭蠡巍然一巨嶽也顧白首不得覽其勝萬曆十二年二月入楚臬泛舟采石不兩晝夜過小孤山遙見大孤長年指其下卽番湖也因詢廬山復引手望西南舉蓋隱然在雲霧中矣十有九日抵九江林震西使君暨其寮吳昆南于景素二君顧於江潯卽與謀于君贊之尤力午飯罷卽行過太平宮止東林寺入

山門左右夾室凡二碑蓋唐李北海手書舊在山麓爲霜雨所剝使君甫移置之物之遇人固有其時如此也進方丈覽佛殿池穿殿下僧人言此出沒泉也始建殿募材過番湖逝不知處忽一日出此泉中蓋此池與番湖通云予微哂而首頓之大抵僧家喜爲幻說不如是不足以鼓動愚頑勢固然也一僧指前山最高處曰此講經臺此香爐峯時雲霧蔽惟見其麓僕者告林使君具飯館中方就館坐定把盞讀壁間題詠雲霧忽開峯與臺出半空一僧指峯下有白

侍郎草堂予意侍郎必樂天也欣然欲訪之僧復云
所存者址爾遂已因思樂天一司馬爾適過琵琶亭
尚新茲草堂雖廢而尤在僧人口士固有見擯於一
時而不泯於後世者何脩而得之也飯罷諸僧侍立
供茶說偈易僕者數四就寢明早起攜一僧行明月
中至山麓過接待寺方曙僧指林薄中此下大林也
前尚有中大林子不欲入遂登山上升高亭憩錦澗
橋亭亭中碑半缺祀一小土神不設客座覽碑不一
二行意闌遂度橋轉上數曲爲錦繡亭又各數曲爲

躡雲亭甘露亭披霞亭亭皆林使君新修暨諸寺院
俱掛使君與黃孔昭山人詩匾方至錦繡亭顧瞻風
景不暇讀及過乃悔戒僕人謂前遇題詠必徧讀乃
行至躡雲亭讀匾中詩及碑文柱聯倘佯餉時前不
數步不能舉一詞因思猶不讀爾然詞警筆適卽不
能記覽之自暢人意每前不能置也未至甘露亭華
表書廬山高三字其下一洞目巧小築題曰竹林寺
後門竹林寺見幻語在 御製周顛仙傳中原無此
寺安得有後門好事者爲此亦以見山中一奇爾憩

甘露亭回眺羣山俱如培塿田野蒼莽大江隱見諸
僕從前後攀崖猿掛雖陟險殊忘頓倦僧言此如巖
穴奇士想望風采者求之豈憚遠涉使當要地非坦
夷平直則遇之者未免不堪愁苦萬狀矣予張目暗
惟老禿似可與言然扣其他無知也過披霞入天池
寺池泉瑩潔可愛寺僧供茶予轉坐北向讀梁壁間
懸題登憑虛閣至文殊臺過四仙祠轉觀音閣視殿
瓦皆鐵因嘆前時崇重沙門其爲永圖如此遇午飯
德化謝興藍明府供帳行里餘至 御碑亭恭誦顛

仙傳因意近聞曇陽子事頗以爲疑觀此似有不足
疑者又意自古英雄慣以神奇駕世曇陽之說似有
所謂則此碑安知非 聖祖馭世之一術而欲以不
語怪律人如村中學究狀乎下亭數轉至佛手巖巖
洞深邃中涵清泉坐酌移時甚適上千佛閣從閣後
尋遇仙亭亭廢徒留臺址石壁上鐫竹林寺三字蓋
其見幻處云方上山時天氣清朗一望千里時則白
雲滿谷惟露山巔予曳履其上如出人世僧言使上
山時如此不見勝槩予謂二景各有妙處幸兩得之

豈山靈不以予爲俗客耶僧又言不四五里靜室中
有僧徹空者戒慧出常山麓有龍王堂潭水不半畝
清潔直繞出錦繡亭予不欲往遂尋上大林寺寺災
方在脩復僧名真鑒者執禮甚雅引出寺門觀寶樹
樹身類紫薇而葉叢刺挺直婆娑殆千餘年物卽僧
亦不知其名愚謂松杉栢檜大率相類呼之者多混
其實或言松身栢葉爲檜又言檜光皮葉尖硬如芒
刺則此樹蓋檜爾憩樹下啜茶復酌泉滌甌再啜行
不數武見石表題王子松巢四字僧謂嘉靖時邑中

王行人卜隱於此未及構室而物化因念使得遂其
志又將增山中一勝而造物者靳之何也至佛手巖
東林寺僧去至此天池老僧亦去留二少年僧指余
路尋古董奉種杏處不可得過火廠僧命其徒造飯
余不能待行遣一小僧攜茶竈道送自火廠至含香
嶺一路澗壑清幽白雲從峯外飛繞前山復回如迎
客狀及至其所則飄散如洗嶺最高山南北以此爲
界過此皆南康境矣席上啜茶望番湖僧指湖陽黑
處卽南康府湖中一點如遊鳧狀者落星山也山中

萬一樓集 卷三
有落星寺當道諸公時尊俎其中從山邊西南鴈行
列隱隱如葉者蓋走南昌帆檣云予始而疑旣而訝
扶童子手側足走十數里下楞伽院路皆懸磴偏坡
石齒磊磊中惟二亭可小憩至院坐挹蠡亭視湖波
益闊落星漸大然亦僅如一舟舟掛帆者差如席回
望馬尾瀑四顧峯巖皆聳拔岫麗院雖小頗潔猛欲
假宿主僧他出一行童爲造飯飯罷視日尚早復行
數里余在肩輿中仰五老暨獅子諸峯巖正應接不
暇天池僧忽儘力奔追余謂何意至則言此中王淵

金井也余下輿退數武視淵飛流注石井中復翻而
出歎納可喜又數武爲棲賢橋橋雖平而溪壑甚深
履橋上聽溪聲泐泐如金鏗玉戛橋之西舊有亭倚
觀音庵遺址尚在碑題陷山壁中筆法頗古橋東一
小寺當道予幾欲入僧言尼寺也乃止幽尋十餘里
至白鹿洞書院日尚在山方入洞視石鹿弔李渤兄
弟院中諸文學揖予謁聖廟及各賢祠登前後山澗
上各亭視五老峯峻嶒筍立隱見雲霞中賞羨無已
一僧謂廬山之勝畢竟在此歸坐文會堂始上燭是

日早南康潘少東使君以次丁祭聖廟始去早至半
日便可一會而惜不及也諸文學儼次早挈予至開
先寺觀瀑布予因誦李白徐凝詩并言其狀諸文學
怪予辨曰豈曾至耶予謂事固有聞而知之者今學
者類言行到方能知自是讀孟子不熟爾相與一笑
明早雨開先之興遂闌潘使君使者來邀亦不能赴
然歸途復喜晴夜燕九江後堂使君謂孰與武夷且
山南北孰勝予謂北可登南可望武夷奇麗而此山
雄渾俱似不容優劣云初擬遊北山爾故過太平宮
不入曰留此歸途盡興既上山僧言過山南不遠意
遂飛動不能復還然山中佳境未到處尚多夫子之
赴楚也蓋計日而放舟未暇爲看山謀也不意江風
迅發日兼數程得遂茲遊既至山則崇巖深壑何恙
不到而竟不能盡古人謂讀書但觀大意愚於看山
亦如之云

萬一樓集卷三十一

記

遊君山記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萬曆甲申仲秋適有西役舟發夏口晝夜行過岳陽念洞庭君山之勝欲覽之未得也還途甚暇湖中孟守備挈小舟伺卽上直趨之時上旬九日也入湖風清日朗波平如鏡柳把總侍舟指湖中如浮槎狀者曰此君山也傍一堆更小曰此則匾山云舟小行最

速不移時將至山漸大亦不盈二十餘畝耳因思海內名山必有奇峯峭壁峻絕雄冠始稱名勝茲山撮爾盤夷而膾炙人口雅俗無二徒以其在巨浸中如取白於黑擇方於圓不必欺霜就矩始足稱最然與然予嘗上金焦過小孤大孤亦巨浸中其衝濤陵漢似勝茲山而爲人所仰慕未能並也豈以帝妃帝女神靈所棲其出奇見怪非諸山能萬一耶然而秦始皇怒而命赭亦以二妃故更思始皇以萬乘巡遊天下投箠斷江於茲湖何難而竟不得一上此山更望

蓬萊弱水使信有之其何能至說者謂山靈拒俗事或偶然經營間不覺舟已抵岸肩輿未至卽步半里許入湘君廟廟瓦落壁蝕將圯二妃並坐予肅拜不敢仰視出弔二妃塚見古木蔥鬱所嘆者廟貌不稱爾因問有祀否守廟僧對有近以齋宿不便改呂仙亭遙祀繼詢識者謂非祀二妃蓋祀此山與此湖之神耳不知此山之得名原以湘君祀此山此湖之神非二妃而誰古社稷之神或祀棄或祀稷皆以精其事而有功者爲主後世如某以某事奉上帝命爲此

山主之類史編稗傳往往有之況帝妃帝女遠侍乘輿正終於此純德懿範更事二聖足垂不朽生爲天下母死以此土授之上帝豈靳而後之崇祀者敢易之耶特始雖同爲帝女而旣爲帝妃則禮無二后二妃不當並列像露淪於夷俗非先王嚴閔之舊似當釐之耳或曰祀山湖之神以二妃配之何如不知二妃非他神比也爲天下母所至山川之神皆爲侍衛孰敢當禮侍者皆顧愕不知予爲何說也語罷過塔庵入君山寺門揭有緣山三大字蜀人李兵憲諱惟

觀者筆也人言此山非有緣卽生長湖濱多皓首不得至事固有之亦存其人之好事與否爾上大殿僧人以予拜湘廟肅鋪席鼓鐘焚香伺予行禮予顧瞻拂袖坐後堂堂堦下紫薇二樹正開鮮艷可愛坐間岳州司戎司理二周君至司糧胡君嗣至同飯酒三行罷迤邐入梓童廟上軒轅閣二周君以赴荊州期會別去獨與胡君上酒香亭坐眺湖波浩渺四望無際閣岳陽樓所在侍者言軒轅閣正與樓對惜爲梓童廟所蔽方議徹之予謂徹廟費何不別建一亭過

響山取舊道回復經梓童廟梅使君至巴陵林大尹亦至復上閣下至朗吟亭少坐諸將領攜火器至曰湖中逐盜惟此爲便各試一二乃尋柳毅井傳書亭從寺後復至前坐堂對紫薇開燕侍者取方竹至視自予所見與桃源洞所產不異酒五行別登舟大率君山之勝在湖其傳信惟湘君其他若軒轅鑄鼎柳毅傳書及漢武遣樂巴得酒之說皆誕幻不足稱述由小舟達馬船無慮四十餘里掛帆瞬息坐定不覺口語頗偏頗繼而曰得之矣索筆索筆童子錯愕

不知何謂爲望岳陽樓念撼此城不盡湖波之力隨會岳陽城非指此也衡山爲南嶽太和三山爲太嶽凡二山所聯屬皆得以嶽稱故長沙有嶽麓浩然之所指者甚廣故以對雲夢澤嶽岳本一字雖山之南曰陽古人文字不甚拘泥茲樓之名蓋取浩然詩非浩然詩指此樓也何偏枯之有仍復自笑曰見晚當浮巨觥筆至遂雜書之嗟夫子自隆慶丁卯八月望日登岳陽樓至今幾二十年當時意氣卽范文正公記有不足讀者乃今髮且種種尺寸不就而猶赧顏拜

君山之神移舟望樓心卽尚長將何爲乎將何爲乎

修復武昌道公署記

湖廣按察司武昌道公署前僉憲仁和邵公改建於成化壬辰其規模經制備前方伯襄城李公記至今萬曆庚辰以前官累不得志復改於驛傳舊署而以此爲下江防別署然兩署相去僅一巷乃廣狹則頓殊舍此居彼似有不宜然者予遂修而復焉或曰自遷彼皆驟陟吉倍此矣子顧不聞耶曰聞之然吾所知者修政立事上以衛社稷下以安人民而已武昌

分附會城機務叢紛簡書充棟執冊兼管與夫請造待命者旁午百出爲諸道冠則夫安置關閉不厭嚴拒居斯署也諸凡得所而政事增修吉莫有先於此者前人蓋慮之詳矣且彼官同而遭遇殊者均之德脩職舉素位俟命而偶至然耶抑各自取之有由也使吾德果修吾職果舉而遇分也若其不然而他有一致之非君子所願也吾德不修吾職不舉而不遇分也若其不然而外有以致之非君子所戚也以吾分所當得暨吾所不願且戚者不加自反而下拾堪

輿之蔓說一歸之公署所致似近於惑獨茅茨土堦無損帝治諸司可知必舍彼而居此其惑間不能寸顧周漢以來要不能純用唐虞之法而吾所以不純法唐虞者亦爲有地可擇舍百年之勝署而以一時之遇惑蔓說而不惟其政卽九官十二牧其爲此否也然則徵吉於此署者不當於遇當於政而不才之修復此署蓋爲政非爲遇也抑予聞之天之所厚在德署果有關於遇其能違天而付非其分耶署不能有關於遇而實關於政則吾之修復此署未爲無謂

也己萬曆十三年乙酉春湖廣按察司分巡武昌道兼管兵備副使諸暨駱問禮記

遊武昌縣西山記

萬曆乙酉春巡二月至齊安公暇拏舟侍大叅少室劉公都闡虎林邵公走武昌西山山在縣西中有寺卽以山名寺中佛殿僧舍新圯不一物情之常置弗論山巔一石裂而爲二片立片臥好事者署以碑曰試劔石倚石四顧則邑城樓閣衙廨街衢井舍歷歷可數而長江曠野莽藪烟汀雜然奪目寺前一隴圍

墻小門中一亭曰懷坡閱碑卽蘇子瞻九曲亭子由記尚在後人易其名其景慕之意固深似不若舊名爲雅予執二公轡入山先憩亭中繼登山巔徙倚劔石傍下從寺後門入窺洗劔池坐佛前笙歌杯榼徜徉者移時山之麓有寒衣寺遂不及到蓋午時登舟而西刻復返舟中時止此矣遡流回齊安舟中歌笑極歡自予入楚寮友以威儀相攝未有放縱若茲辰而款洽亦未有若茲辰者因念楚山之勝莫如衡嶽太和每以不得一到爲意寧知有所爲西山者而浪跡偶入殊稱雅觀縱南探祝融憑回鴈峯復入中鎮謁玄帝以覽八極其寄興不過若此子由亭記謂所之旣倦未有不灑然自笑者譬之飲食醉飽之後皆成臭腐何其似我心也記之

闔族重修家廟記

我駱氏舊有家廟歷歲已久衆議新之增置兩榮并夷前花臺爲軒以便行禮門在右榮之南西向匾曰寢東蓋古家廟必在正寢之東而今適當其地故爾正寢廢亦久因重建之匾曰會慶堂舊有高玄二字

今節去之云聯左右耳房各爲一間者共五視廟增其二而楹則如廟以九又建前堂聯東庫西厨爲間者七皆內向而五楹堂曰對越而門則南向曰敬先收族其前爲大門匾曰崇本顧其名義皆有不容不惕然思者矣門之右建樓三間皆五楹爲齋宿所門與樓之前另建屋五間皆七楹以居守廟者樓之右連前屋復爲一門西向當大路則匾曰駱氏家廟前郡守湯篤齋公所書原在廟今移置之爾工始於萬曆戊子夏成於己丑冬費幾七百餘金各房量輸山

木不與焉董其事者族之賢能曰洵曰鮪曰開心曰清曰意曰鐘曰遵曰子鶴曰問恒曰問廉曰永吉曰思學曰行健曰仲超曰振朝大都洵鮪意子鶴之經理居多而洵尤不避勞怨無一日不在工所曰中行則原儲財而出息以時發之者也營造旣興旋正其典禮主祭者仍以宗子考古制尊溪園府君爲別子疑僭不敢稱始祖議隨宗子世數爲稱今則題曰五世祖考以宗子係來行適五世云配祖妣虞氏孺人及八房小宗祖考蓋皆與溪園府君共起艱難而善

守其義方者也俱百世不遷其餘則親盡者祧應祀者各奉歸已寢而歲時儀制少加損益則問禮與有罪焉而實皆取法於前脩許可於族老非作而致其情者也嗚呼禮豈易言哉心無窮矣或制於分分得爲矣或屈於財分得爲財亦具矣而人心未必一是以世家巨族豈無廟以享其先人而非略則踰倫敘多紊要不足語於有道之門我駱氏自有此廟於楓橋當其初豈不肅然煥然足昭禮義而中間興廢不一所存無幾至於禮制亦頗失舊無慮三五十年於

此矣一旦更新分所得爲財亦足爲而人心亦無違異語宮室則崇廣得體語禮儀則倫敘不踰上之見尊先之孝下之見闔族之義中之見考道之衷雖未必盡同舊制而協義以起要不失祖宗之遺意願禮制者文也誠敬者本也所謂心之無窮者也有其心無其會禮制不彰禮制徒備而本之則無如禮制何況道有污隆時有因革守箕裘以弘統緒而增光前烈在我後人加之意爾工畢禮成僭記以詔

新立五祀記

萬一林集 卷三 九
古者家立五祀而所祀之神不無少異月令春祀戶
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而白虎通謂五
祀者門戶井竈中霤也又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
五祀歲徧而祭法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惟
族厲與門行而適士二庶士庶人一或戶或竈郊特
牲論社謂家主中霤而大夫正有家者卽止應三祀
不當舍中霤而及族厲何者祀以報功族厲何功之
有哉不過憐其餒而已此其說殊不足據蔡邕獨斷
主月令爲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春爲少陽

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
於行夏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季夏土盛其祀
中霤而其禮各有不同陳氏禮書主白虎通謂門戶
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以居者也竈井人所
資以養者也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故祀而報之
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
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
祭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祭於秋兩漢魏晉皆祀
井惟隋唐祭行而李林甫之徒亦祀井不祀行謂行

特祓於始行非冬日之常祀據獨斷則五祀所祀者乃少陰少陽太陰太陽及土神而特祀之於行行戶竈中雷蓋以爲之主爾若禮書則實祀五神然井爲水神視行尤切而門戶一體似不可以內外奇偶分陰陽且門亦有在內戶亦有在外者或者古人以國門對內戶而言之則有內外爾然有家者不當及國門也行雖不專在一令與其煩於門戶而遺行孰若節修而並存之乎我朝祀典極正且備而士大夫家多不修五祀所存惟歲終祭竈而已豈其以祭法

士庶之禮自居耶予舊祀土地而因及門戶井竈然遺行而門戶尚爲二又妄意土地爲一家之主不當與四者並列而低昂之又不敢及今思之自不當改中雷爲土地爾然古今異宜中雷之名非若門行井竈之易識漫然稱之人且茫然故仍以土地爲稱而合門於戶因以行補門之缺大意則以土神不必言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儔能去其一以竈主火以井主水而宮室器具多木宮室巨於器用而門戶尤宮室所用事故祀之以主木神言門則戶在其中而合

書之使人易曉耳錢貨多金也以流行爲主而人之
行事動作未有不資於錢貨者故祀行以主金神而
五主共安一所題曰五祀祠然其實則一土地也蓋
以氣言則土無專氣寄王於木火金水之候以形言
則土爲最大木火金水未有不資焉者所以曰質具
於地也故析之則五者自爲一行而祀之各有所主
合之則一土地而已夫莫大於天非天子不得祭而
尊天親地先王教民之意故天子祭地矣而復有社
與中霤使諸侯大夫各得因其分之所有以美報焉

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今所立要皆祖述先王而少有
所更定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者也至於禮儀之未必備則古者大夫世家祿
足以備禮予雖叨從大夫後而旣以謝事則名爲大
夫計其家之所入實士庶爾禮必稱家有無貴可繼
也然則五祀可通於士庶乎曰奚爲而不可古者禮
不下庶人固因其分亦爲其財之不足爾後世田里
之制非三代之舊士民之貧富異矣邑環鄉列習尚
各殊無名之祀不知其幾誠削而從正則五祀者固

萬一樓集 卷三
一家之所必有其精神相爲感通祀之詎曰非正而寧從彼爲也必曰一祀則土地可以兼四祀而四祀不能兼土地後聖有作必當知所裁矣萬曆十五年六月朔敦仁堂主人駱問禮記

萬一樓記

駱子始名其讀書之亭曰纘蓋先曾太父有自有亭老父有見大亭而德業皆未盡究不揣欲弘其緒云爾自有者取顏子不改其樂章句中伊川程子自有樂處之義見大則亭當山阜所見殊大而亦取濂溪

周子見大心泰之義欲纘此二義良有不易者知終不能也更名其軒曰此中蓋取韓昌黎且于此中息之義爾繼復爲此樓則顏曰萬一義取博文約禮博之于萬而會之于一此千古學術之訣欲尋聖賢之樂處而見其大未有不息於此而可得者則名樓之大槩也始在舊宅東北隅今另構之則在後宅之西北而移此中軒於其前亦另構之樓三間俱七楹樓上貯書無慮數萬卷經史子集粗備其次則古今法帖數十冊若釋道陰陽諸外家書聊存其一二以備

叅考樓下施卓椅牀帳閒可讀倦可息客至可坐庭
不過四五丈雜儲花石不事珍富書分爲十三櫃許
人來讀借去則不可防散失也客必心知始延之入
初意建之別墅以便讀者今在宅中惟力所及嗚呼
吾老矣昔人以年老讀書爲秉燭之光又讀得進恐
吐不出欲以貽子孫而又讀未必能讀嗚呼豈誠然
哉讀書老不若壯以警後生使知及時惜陰則可若
語朝聞夕可之義則秉燭之說吾猶以爲非至而況
其他貽金未必守也人且汲汲皇皇貽書卽未必能
讀定不爲害萬有能讀者不勝貽之金玉乎余自謝
事歸內無聲色之娛外無山水之樂不惟鄉閭瑣細
卽稼穡桑麻亦置不問優游此樓固不免釋卷茫然
而開卷未嘗無益偶遇好我者與之探討疑義終日
忘疲而客去則閉門如常不知老之已至所得于茲
樓者多矣曾見一巨室多書爲當道子需索每別購
以塞責寧不爲害此事之不常有者食容可以咽廢
嗟夫凡天下有形之物孰無興廢斯樓自我而建安
知不自我而廢不自我廢安知不自我子孫吾已矣

或子孫能守安知無擴而大之以繼吾志者然而能
守與大此樓必自能讀此樓之書始則今日作記之
意也若曰六經註我而以讀書爲大禁則斯樓誠爲
胼贅然業已名此樓矣

見大亭記

見大亭者家君兩英公所作在宅前之山麓宅面南
而亭西向因山勢也紫薇山在其左鐘山在其右登
亭則楓橋一境皆在其望中禮爲諸生時邑大夫王
近山公登覽而名之且曰亦取宋周濂溪先生見大

心泰之義蓋以勗家君而亦以勗禮云經始在嘉靖
甲午禮尚未有知識至今萬曆癸巳六十年矣而復
修之修者家君意而任其事則孫中行亭在其園之
上故并以屬之耳亭不甚大四面空皇鑿石爲基後
垣頗高長池在其下左一方池池上一小坪并前階
庭俱鑿石爲之庭花臺四臺前陡坡雜植成林桃李
發時遠望如錦近視則竹苗挺挺高下出嬌紅嫩綠
間亦自成致其下園地頗寬每思爲小構亦有緒而
卒中止所見惟薔薇菜麥之類不足數也方池環以

短墻墻下植葵長池抵坪處植荷夏日納涼則金鱗
滿目清芳撲鼻而舉首見烏帶山如賓南薰拂拂不
知日之過午也墻外一池頗深而惟三面係石一面
雖以碎石甃而中多沙礫故水常不盈兩厓壁立好
事者以海眼呼其池因亦呼曰海厓厓上突兀處可
作一小亭望化城寺古塔而力不暇塔在紫薇山頂
其陰產白石英而烏帶山則產紫英家君號蓋取諸
此亭右無石小庭方丈層砌三面各三級多植秋花
因呼小芙蓉城城上一大坪此園中最高處夷爲臺

名白雲以其白雲時起也路當其下自園門至此頗
長門內兩旁雜樹花木因名曰芳樹徑徑陡處疊石
爲梯遙望層層好事者謂其不俗梯盡處兩松夾道
禮所見植者今已合抱物猶如此人其奈何雖非仁
人之言其感一矣外景則山由烏帶從南轉西前繞
幘頭白茅杜黃諸峯林立而北控泌湖直接石臈爾
瞻百丈驛路衝其峽當幘頭峯下巖壑森羅原隰縱
橫市井交加雲霞早潦之態稼穡擔負輿馬之狀變
見百出而高棟短扉前後掩映翠榦蒼標錯峙其間

二溪穿市入泌楓橋跨其中不可見而人隱隱過樓頭橋因可指水漲則重湖一望如海近山公所謂見大者可想矣舊時花木足供清玩來遊者率取以去數年間殆盡因修始漸復之禮自謝事歸時攜一僕筆牀茶竈徙倚其中興到則覓句搜奇客來則促席麾塵未嘗不竟日而家君雖倦步肩輿時至先行中行事暇亦率諸孫執几杖焉不知其非平泉金谷也造以漸成費置不計今修無慮三十餘金在民家亦不堪矣而不爲惜於戲家君老矣禮雖不敢自稱亦

豈強壯而此亭六十年始一修自後更修不知何年使我子孫能修家君與不肖更能見之費何暇計乎

諸暨縣重修儒學記

萬曆甲午春仲月邑大夫尹公蒞任夏修儒學秋末落成先是學舍久不理而先師廟尤甚公下車拜瞻周視奮然曰事孰有急於此者乎議之當道皆報可遂興工始先師廟次兩廡次戟門次名宦鄉賢二祠而遷於戟門之左右展土地祠於名宦祠之左次啓聖祠亦東徙之增櫺星門所未備次遂至明倫

堂及庫閣諸所莫不偉然煥然瞻仰則無愧於 聖
賢臨蒞則無慚於冠蓋師弟子莫不欣欣樂其得所
而環望於橋門者識不識嘆規度之一新也竊惟古
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諸所建置取諸封內無不
足者我 朝置邑不等姑弗他論在諸暨幾二百里
視古諸侯之疆域何如儒學所係又何如而陵夷至
爲人所不忍言豈財力之訕至此極哉司其事者以
弁髦視之爾間豈無加之意者而自愛過深慮閭里
之憚勞則或以興謗畏上官之刻覈則或以召疑此

其中本有不足故以避嫌坐視而間能當事者又多
務文而無實且至惑於外家小說漫費妄作謂可奪
造化而卒至無成公潔已愛民纖毫不忍過動而此
舉則毅然不待求於下不邀力於上自所議公費外
卽一燕饗正費苟可捐者卽捐以贍之不踰時畢工
而民未嘗告勞財亦未嘗告匱豈特其才之過人蓋
明於治體而急於造士自愛固深而自信亦至宜其
作用有不同者工未畢而學師龍君以最薦驟陟弟
子傅生以大魁發解卽適遇而大抵天下事上作之

斯興公之精神意氣注於其中故事方舉而休嘉應不惑於小說而有小說家所不及知者理固然也抑有說焉今之爲理與今之爲學者大率相類建學造士令甲所重也每置不問至於別創書院則相率爲之巨費不惜蓋十而五六也何者以書院可博名高而學宮爲常職非奇節耳六經語孟士林正業也目爲腐濫而膾炙子史唐虞洙泗之傳濂洛關閩正矣詆爲支離而金谿崇仁蔥嶺幻談則宗爲正脈蓋十而九也何者以隱怪可博名高而經術非奇致耳

公是舉若有激於時而矯之者至其褻躬範俗皆先其所急而不牽於外議率於是舉若諸士子遊公所維新之地珮公所躬率之教其將窮經操行以遡洙泗唐虞之源乎抑將徇時趨好以投功名富貴之會乎古以待文王而興者爲凡民使其當興而不興又將謂何此則不佞所深幸於今日而拳拳於吾黨者也學師索記於山中因序其實而附之以意如此公諱從淑四川宜賓人起家進士歷保山宜春二邑以理繁鼎借其表樹燁燁非記所及學師梁君邦佐劉

萬一樓集 卷三十一
君時中今知縉雲縣龍君奮河卽所謂驟陟者邑丞
則章君世肇尉則魯洲皆於興作有勞簿華君一孝
署學師事鄧君謚則皆新至樂觀厥成并記之

萬一樓集卷三十一 終

